文献通考

十一之三

甲五

漢書門類
二一五六八號
一八函
文架
一〇〇冊

内閣文庫
漢書類
號 冊 函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1568
冊數	100	(5)
函號	294	1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文獻通考卷之十一

戶口考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戶九十六萬七千二百五十三

乾德元年平荊南得戶十四萬二千三百　湖南平得戶九萬

七千三百八十八

三年蜀平得戶五十三萬四千二十九　開寶四年廣南平得

戶十七萬二百六十三

八年江南平得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五

開寶九年天下主客戶三百九萬五百四

此係會要所載本年主客戶數如前行所載開寶八年

平江南以前戶數出通鑑長編通筭只計二百五十六

萬六千三百九十八與會要不合當考

淺草文庫

漢書門 類 二一五六八 號 一〇八 函 五 架 一〇〇 冊

詔更定縣望以戶四千以上爲望次爲緊爲上爲中爲中下
凡五等

乾德元年令諸州歲奏男夫二十爲丁六十爲老女口不預

開寶四年詔曰朕臨御以來憂恤百姓所通抄人數目尋常別無差徭只以春初修河蓋是與民防患而聞豪要之家多有欺罔并差貧闕豈得均平特開首舉之門明示賞罰之典應河南大名府宋亳宿潁青徐兗鄆曹濮單蔡陳許汝鄧濟衛淄濰濱棣滄德貝冀澶滑懷孟磁相邢洺鎮博瀛莫深揚泰楚泗州高郵軍所抄丁口宜令逐州判官縣令佐子細通檢不計主戶牛客小客盡底通抄差遣之時所冀共分力役敢有隱漏令佐除名典吏決配募告者以犯人家財賞仍免三年差役

太宗雍熙元年令江浙荊湖廣南民輸丁錢以二十成丁六十入老并身有疾廢者免之

至道元年詔復造天下郡國戶口版籍
自唐末四方兵起版籍亡失故戶稅賦莫得而知至是始命復造焉

至道三年天下主客戶四百一十三萬二千五百七十六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詔除兩浙福建荊南廣南舊輸身丁錢凡四十五萬四百貫
三司使丁謂言東封及汾陰賞賜億萬加以蠲復諸路租賦除免口算聖澤寬大恐有司經費不給上曰國家所務正爲澤及下民但敦本抑末節用度自然富足

初湖廣閩浙因偽國舊制歲斂丁身錢米所謂丁口之賦大中祥符間詔除丁錢而米輸如故至天聖中婺秀二州猶輸丁錢轉運司以爲言乃除之其後麗籍請罷漳泉州興化軍丁米有司持不可皇祐三年帝命三司首減漳泉桂陽監丁

米以最下數爲準歲減十餘萬石既而漳泉興化軍亦第損
之嘉祐四年復命轉運司裁定郴永桂陽與道衡二州所輸
丁米及錢絹雜物無業者施之有業者減半後雖進丁而復
增取時廣南猶或輸丁錢亦命轉運司條上自是所輸無幾
矣

天禧五年天下主客戶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口一
千九百九十二萬三百二十

詔諸州縣自今招來戶口及創居入中開墾荒田者許依格
式申入戶口籍無得以客戶增數舊制縣吏能招增戶口縣
即申等仍加其俸緡至有析客戶者雖登于籍而賦稅無所
增入故條約之

仁宗天聖七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
口二千六百五萬四千二百三十八

慶曆八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七十二萬三千六百九十五口二
千一百八十三萬六十四

嘉祐八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二百四十六萬二千三百一十七
口二千六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五十一

英宗治平三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二百九十一萬七千二百二
十一口二千九百九萬二千一百八十五

神宗熙寧八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五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二
十九口二千三百八十萬七千一百六十五

湖廣承僞政舊輸丁米太中祥符以後屢裁損猶不均四年
詔屯田員外郎周之純往廣東相度均之

元豐二年七月提舉廣西常平劉誼言廣西一路戶口二十
萬而民出役錢至十九萬緡先用稅錢敷出稅數不足又敷
之田米田米不足復筭於身丁夫廣西之民身之有丁也既

稅以錢又筭以米是一身而輸二稅殆前世弊法今既未能
蠲除而又益以役錢甚可憫也至於廣東西監司提舉司吏
一月之給上同令錄下倍攝官乞裁損其數則兩路身丁田
米亦可少寬遂詔月給錢遞減二千歲遂減一千二百餘緡
按廣南丁錢史所載大中祥符間盡蠲之獨丁米未除
今觀誼之言則尚有丁錢也作法於貪雖革而易復可
畏哉

元豐六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三
口二千四百九十六萬九千三百

右以上係國朝會要所載戶口數目今考元豐三年檢
正中書戶房公事畢仲衍經進中書備對內載天下四
京一十八路戶口主客數目微爲不同又有各路細數
今具錄于后

天下總四京一十八路戶主客一千四百八十五萬二千六百
八十四主一千一十萬九千五百四十二內四十一萬九千五百二十三戶元供弓
箭手僧院道觀山溪山園猺典佃畬佃船居黎戶不分主客女戶今並附入主戶處客四百七十四萬三
千一百四十四內一萬五百二十二戶元供交界浮居散戶蕃部無名目戶今並附入客戶數
口主客三千三百三十萬三千八百八十九
主二千三百四十二萬六千九百九十四內六十八萬三千八百八十三口元
供弓箭手山猺童行僧道蜑船居黎戶今入主口數
客九百八十七萬六千八百九十五內一萬一百二十八口元供浮居散戶今入客
戶數

丁主客一千七百八十四萬六千八百七十三
主一千二百二十八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內二十九萬八千三百七十五口不
分主客客五百五十六萬二千一百八十八

東京開封府縣二十二　開封　祥符　陳留　雍丘　襄邑

咸平 太康 扶溝 尉氏 鄢陵 中牟 管城 新鄭
陽武 酸棗 長垣 封丘 白馬 韋城 胙城 東明
考城
戸主一十七萬一千三百二十四
口主二十九萬五千九百一十二客八萬五千一百八十
丁主二十一萬二千四百九十三

京東路州一十五 兖 徐 曹 鄆 密 齊 濟
沂 登 萊 單 濮 濰 淄 縣七十八
戸主八十一萬七千九百八十三客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一
十七
口主一百六十六萬九百三客八十八萬五千七百七十四
丁主九十五萬七千五百五十四客五十六萬五千六百九
十三

京西路州一十四 許 孟 陳 襄 鄧 隨 金 房
汝 蔡 郢 均 唐 潁 軍一 河南 信陽
縣七十九
戸主三十八萬三千二百二十六客二十六萬八千五百一
十六
口主六十四萬四千七百五十七客四十五萬八千一百三
十
丁主四十萬七百四十客二十六萬九千六百二十三

河北路州二十三 定 澶 相 恩 邢 滄 懷 衛
博 磁 洺 棣 深 瀛 雄 霸 祁 冀 趙 德
濱 莫 保 府二 大名 真定 軍十一 永靜
乾寧 信安 廣信 安肅 保定 順安 保順 德清
永寧 北平 縣一百四

戶主七十六萬五千一百三十客二十一萬九千[illegible]六十五
口主一百四十七萬三千六百八十三客四十萬十千五百
一
丁主七十七萬三千八百九十一客二十萬五千四百六十
七
陝府西路州二十六　陝　同　華　耀　邠　涇　秦
鄜　延　解　隴　成　鳳　虢　坊　丹　階　商
寧　原　慶　渭　環　熙　岷　河　府三　京兆
鳳翔　河中　軍六　慶成　鎮戎　保安　康定　通遠
德順　縣一百一十八
戶主六十九萬七千九百六十七客二十六萬四千三百五
十一
口主二百一萬五千四百三十六客七十四萬六千三百六
十八
丁主一百六萬七千九百三十六客四十二萬五千六百五
十一
河東路州十四　潞　晉　麟　府　代　絳　隰　忻
汾　澤　憲　嵐　石　豐　府一　太原　軍七
威勝　寧化　平定　岢嵐　火山　保德　吉鄉
監一　大通　縣七十三
戶主三十八萬三千一百四十八客六萬七千七百二十一
口主七十五萬二千三百一客一十三萬八千三百五十八
丁主三十七萬二千三百九十客七萬七千四百六十二
淮南路州一十八　揚　壽　廬　宿　濠　和　蘄　海
楚　舒　泰　泗　亳　光　滁　黃　真　通　軍一
無為　縣六十九

戸主七十二萬三千七百八十四客三十五萬五千二百七
十
口主一百三十九萬三千五百五十五客六十三萬七千三
百二十六
兩浙路州一十四 杭 越 蘇 潤 湖 婺 明 常
衢 温 台 秀 睦 處 縣七十九
戸主一百四十四萬六千四百六客三十八萬三千六百九
十
口主二百六十萬五千四百八十四客六十一萬八千二百
一十五
丁主一百六十二萬九千五百三十二客二十九萬八千二
十七
江南東路州七 宣 歙 江 池 饒 信 太平 府一
江寧 軍二 廣德 南康 縣四十八
戸主九十萬二千二百六十一客一十七萬一千四百九十
九
口主一百六十萬九千六百一十二客二十八萬九千八百
四十三
丁主一百一萬九千一百三十四客一十八萬六千二十七
江南西路州六 洪 虔 吉 袁 撫 筠 軍四
興國 建昌 臨江 南安 縣四十七
戸主八十七萬一十七百二十客四十九萬三千八百一十
三
口主二百一萬六百四十六客一百六萬五千二百一
丁主八十八萬四千三百二十九客三十八萬七百九十八
荊湖南路州七 潭 衡 永 郴 邵 全 道 監一

桂陽　縣三十三
戸主四十五萬六千四百三十一客二十五萬四千六百二
十六
口主一百一十五萬三千八百七十二客六十七萬四千二
百五十八
丁主六十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三客二十二萬二千五百四
十六
荆湖北路州九　鄂　安　岳　鼎　澧　峽　歸　辰
沅　府一　荆南　縣四十五
戸主二十五萬五百九十三客二十三萬八千七百九
口主七十萬二千三百五十六客五十萬九千六百四十四
丁主二十八萬五千五百二十六客二十萬七千六百二十
四

福建路州六　福　建　泉　南劍　漳　汀　軍二
邵武　興化　縣四十五
戸主六十四萬五千二百六十七客三十四萬六千八百二
十
口主一百三十六萬八千五百九十四客六十七萬四千四
百三十八
丁主七十九萬七百一十九客五十六萬二百三十
成都府路州一十二　眉　綿　漢　彭　蜀　邛
簡　黎　雅　茂　威　府一　成都　軍一　永康
監一　陵井　縣五十八
戸主五十七萬四千六百三十客一十九萬六千九百三
口主二百七十八萬九千二百二十五客八十六萬四千五
百二十三

丁主六十八萬五千二十客二十七萬七百二十四

梓州路州一十一 梓 遂 果 資 普 合 榮 渠 昌 戎 瀘 軍二 懷安 康安 監一 富順 縣四十九

戶主三十六萬一千五百八十五

口主八十八萬五千五百一客五十二萬八千二百一十四

丁主三十七萬四千六百六十九客三十萬五千五百二十九

利州路州九 利 閬 洋 文 劍 興 巴 蓬 龍 府一 興元 縣三十九

戶主一十七萬九千八百三十五客一十二萬二千一百五十六

口主四十萬二千八百七十四客二十四萬五千九百九十二

丁主一十九萬五千三百八十七客一十四萬四千五百九十一

夔州路州九 夔 忠 萬 施 開 達 涪 渝 黔 軍三 雲安 梁山 南平 監一 大寧 縣三十一

戶主六萬八千三百七十五

口主二十一萬五千五百九十五客二十五萬二千四百七十二

丁主一十四萬九千七十客一十七萬一千一十七

廣南東路州一十四 廣 韶 循 潮 連 南雄 英 賀 封 端 新 康 惠 南恩 縣四十

戶主三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九客二十一萬八千七十五

口主八十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七客三十一萬二千五百

十二
丁主七十三萬五千七百四十七客二十六萬二千五十九
廣南西路州二十四　桂　容　邕　象　昭　梧　藤
龔　潯　貴　柳　宜　賓　横　融　化　高　雷
白　欽　鬱林　康　瓊　順　軍三　萬安　昌化
朱崖　縣六十
戶主一十六萬三千四百一十八客七萬八千六百九十一
口主五十八萬四千六百四十一客四十七萬九百四十六
丁主二十七萬三千六百七十四客四十一萬九千三百一
十六
哲宗元祐六年天下主客戶一千八百六十五萬五千九十三
口四千一百四十九萬二千三百一
元符二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九百七十一萬五千五百五十五
口四千三百四十一萬一千六百六
徽宗崇寧元年天下主客戶共陞戶三十萬三千四百九十五
口四十萬九千一百六十三增入元符元數計戶二千令一萬
九千五十口四千三百八十二萬七百六十九
政和三年詳定九域圖志蔡攸何志同言本所取會天下戶
口數類多不實且以河北二州言之德州主客戶五萬二千
五百九十九而口纔六萬九千三百八十五霸州主客戶二
萬二千四百七十七而口纔二萬四千七百一十六通二州
之數率三戶四口則戶版刻隱不待校而知之乞詔有司申
嚴法令務在覈實從之
八月淮南轉運副使徐閎中言九域志在元豐間主客戶共
一千六百餘萬大觀初已二千九十一萬乞詔諸路應奏戶
口歲終再令提刑提舉司參攷同保從之

六年戶部言淮南轉運司申政和格知通令佐任內增收漏戶一千至二千戶常格一縣戶口多者止及三萬脫漏難及千戶少得應賞之人緣此不盡心推括看詳令佐任內增收漏戶八百戶陞半年名次一千五百戶免試三千戶減磨勘一年七千戶減二年一萬二千戶減三年知通隨所管縣通理比令佐加倍從之

按以史傳攷之則古今戶口之盛無如崇寧大觀之間然觀當時諸人所言則板籍殊欠覈實所紀似難憑攷者詳之

高宗紹興三十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一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二十三口一千九百二十二萬九千八

紹興五年詔諸路經殘破州縣親民官到任據見存戶口實數批上印曆滿任日亦如之以考殿最

八年禮部尚書劉大中奏自中原陷沒東南之民死於兵火疫癘水旱以至爲兵爲緇黃及去爲盜賊餘民之存者十無二三姦臣虐用其民誅求過數丁鹽紬絹最爲疾苦愚民寧殺子而不願輸生女者又多不舉民何以至是哉乞守令滿日以生齒增減爲殿最又詔應州縣鄉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戶及無等第貧乏之家生男女不能養贍者於常平錢內人支四貫文省仍委守令勸諭父老曉譬禍福若奉行如法所活數多監司保明推賞

孝宗乾道二年諸路主客戶一千二百三十三萬五千四百五十口二千五百三十七萬八千六百八十四

淳熙八年臣僚言饑饉之時遺棄小兒爲人收養者於法不在取認之限聽養子之家申官附籍依親子孫法昨葉夢得守穎昌歲大饑乃爲空名券坐上件法印板付里胥凡有收

養者給其券所全活甚衆乞下州縣鏤板諭民通知

又詔申嚴建劍汀邵四州不舉子之禁

光宗紹熙四年諸路主客戶一千二百三十萬二千八百七十三口二千七百八十四萬五千八十五

寧宗嘉定十六年諸路主客戶一千二百六十七萬八百一口二千八百三十二萬八千五

兩浙路戶二百二十二萬三百二十一口四百二萬九千九百八十九

江南東路戶一百四萬六千二百七十二口二百四十萬二千三十八

江南西路戶二百二十六萬七千九百八十三口四百九十五萬八千二百九十一

淮南東路戶一十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九口四十萬四千一百六十一

淮南西路戶二十一萬八千二百五十口七十七萬九千六百一十二

廣南東路戶四十四萬五千九百六口七十七萬五千六百二十八

廣南西路戶五十二萬八千二百二十口一百三十二萬一千二百七

荊湖南路戶一百二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口二百八十八萬一千五百六

荊湖北路戶三十六萬九千八百二十口九十萬八千九百三十四

福建路戶一百五十九萬九千二百一十四口三百二十三萬五百七十八

京西路戶六千二百五十二口一萬七千二百二十一
成都府路戶一百一十三萬九千七百九十口三百一十七萬一千三
利州路戶四十萬一千一百七十四口一百一萬六千一百一十一
潼川府路戶八十四萬一千一百二十九口二百一十四萬三千七百二十八
夔州路戶二十萬七千九百九十九口二十七萬九千九百八十九

右國朝會要所載戶口南渡前無各路數目故以中書備對所書元豐各路數編入而南渡後莫盛於寧宗嘉定之時故備書之

身丁錢者東南淮浙湖廣等路皆有之自馬氏據湖南始取永道郴州桂陽軍茶陵縣民丁錢絹米麥嘉祐四年詔無業者與除放有業者減半然道州丁米每歲猶爲二千石人甚苦之紹興五年守臣趙坦請以二分敷於田畝一分敷於民丁詔下其議漕司言如此則貧民每丁當輸三斗有奇乞盡敷於田畝言者以爲太重請損其一分詔漕司相度(四月甲辰)六年樞密院檢討王迪又請兩路丁錢隨田稅帶納(八月己亥)不果十行十四年知永州羅長源言於朝遂盡放湖南諸郡丁錢(十月庚子)然上供椿數則如故後十餘年楊良佐邦弼爲漕乃奏除之江東諸郡丁口鹽錢李氏有國日所制也蓋以泰州及靜海軍(今通州)鹽貨計口俵散收錢入官其後失淮南而鹽不可得既又令折綿絹輸之民益以爲病明道二年范文正公爲江淮安撫乞會一路主戶以見在鹽價於春時給鹽食用隨夏稅送納價錢奏可其後謂之蠶鹽者此也兩浙身丁錢者

始未行鈔法以前歲計丁口官散蠶鹽每丁給鹽一斗輸錢百六十有六謂之丁鹽錢皇祐中許民以紬絹依時直折納謂之丁絹自鈔法既行之後鹽盡通商而民無所給每丁仍增錢爲三百六十謂之丁身錢大觀中始令三丁納絹一匹當時納賤未有陪費其後物價益貴乃令每丁輸絹一丈綿一兩皆取於五等下戶民甚病之建炎三年詔以一半折絹一半納見錢（十月丁未）於是歲爲絹二十四萬匹綿百萬兩錢二十萬緡紹興初又用嚴守顏爲言曾得解人免丁錢（二年四月甲午）二十五年上念浙民之困免丁絹錢綿一年以內府錢帛償戶部（八月己丑）乾道元年

孝宗以兩浙歲澇又免災傷郡邑身丁錢十三萬七千緡絹十六萬三千匹皆有奇（二月癸卯）惟臨安以駐蹕所在每三年一下詔除之歲滿復然至開禧元年十二月御筆浙路身丁錢永與除免因循浸博矣先是紹興末呂公雅廣問爲浙漕以湖州丁絹多所隱漏乃給甲帖付民戶俾自排丁名得四十萬丁每丁爲錢千四百絹八尺有奇（三十一年四月丁亥）明年守臣陳之茂因請折絹以五千爲匹仍止歲額爲定不以添丁而增賦詔皆可之（正月丁巳）自是湖州以五丁科一匹矣未幾又增以七千爲一匹乾道八年余處恭爲烏程令請于朝乞以七丁科一匹曾欽道秉政奏行之自是爲例兩淮丁錢者不知所從始乾道末詔民戶一丁充民丁者本名丁錢勿輸（十年八月丙辰）二廣丁錢亦不知其所始廣西郡縣貧薄凡民間父祖年六十以上而身丁未成者亦行科納謂之掛丁錢紹熙初詔令本路監司約束（二年郊赦申明）大抵丁錢多僞國所刱余嘗謂唐之庸錢楊炎已均入二稅而後世差役復不免焉是力役之征既取其二也本朝王安石令民輸錢以免役而紹興以

後所謂耆戶長保正雇錢復不給焉是取其三也合丁錢而
論之力役之征蓋取其四矣而一有邊事則免夫之令又不
得免焉是取其五也孟子曰有布縷之征有穀粟之征有力
役之征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則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今布縷之征有折稅有和預買川路有激賞而東南有丁絹
是布縷之征三也穀粟之征有稅米有義倉有和糴川路謂之勸糴
而斗面加耗之輸不與焉是穀粟之征亦三也通力役之征而
論之蓋用其十矣民安得不困乎余悲夫世之俗吏不知財
賦本末源流故以趣辦為能而撥其本也故詳錄其事以待
上問而出焉閩浙湖廣丁錢在國初歲為四十五萬緡大中祥符四年七月當除之後又復
西漢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為四十八口有奇東漢戶口
率以十戶為五十二口可准周之下農夫唐人戶口至盛之
時率以十戶為五十八口有奇可準周之中次自本朝
至紹興戶口率以十戶為二十一口以一家止於兩口則無
是理蓋詭名子戶漏口者衆也然今浙中戶口率以十戶為
十五口有奇蜀中戶口率以十戶為二十口弱蜀人生齒非
盛於東南意者蜀中無丁賦故漏口少爾昔陸宣公稱租庸
調之法曰不校閱而衆寡可知是故一丁授田決不可令輸
二丁之賦非若兩稅鄉司能開闔走弄于其間也自井田什
一之後其惟租庸調之法乎

右二段係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所載宋朝丁錢本末及
歷代戶口詳略之槩其攷訂精核故書之

水心葉氏曰為國之要在於得民民多則田墾而稅增役
衆而兵強田墾稅增役衆兵強則所為而必從所欲而必
遂是故昔者戰國相傾莫急於致民商鞅所以壞井田開
阡陌者誘三晉願耕之民以實秦地也漢末天下殫殘而

三國爭利孫權捜山越之衆以爲民至於帆海絶徼俘執島居之夷而用之諸葛亮行師號爲秉義不妄虜獲亦掇隴上家屬以還漢中蓋蜀之亡也爲戶二十四萬吳之亡也爲戶五十餘萬而魏不能百萬而已舉天下之大不當全漢數郡之衆然則因民之衆寡爲國之强弱自古而然矣今天下州縣直以見入職貢者言之除已募而爲兵者數十百萬人其去而爲浮屠老子及爲役而未受者又數十萬人若此皆不論也而戶口昌熾生齒繁衍幾及全盛之世其衆强富大之形宜無敵於天下然而偏聚而不均勢屬而不親是故無墾田之利無增稅之入後不衆兵不强反有貧弱之實見於外民雖多而不知所以用之直聽其自生自死而已而州縣又有因其丁中而裁取其絹價者此其意豈以爲民不當生於王之土地而徭之者歟

夫前世之致民甚難待其衆多而用之有終不得者今之欲有內外之事因衆多已成之民幸以北向夫孰敢爭者而論者曾莫以爲意此不知其本之甚者也以臣計之有民必使之闢地闢地則增稅故其居則可以爲役出則可以爲兵而今也不然使之窮居憔悴無地以自業其駑鈍不才者且爲浮客爲傭力其懷利强力者則爲商賈爲竊盜苟得旦暮之食而不能爲家豐年樂歲市無貴糴而民常患夫斗升之求無所從給大抵得以稅與役自通於官者不能三之一有田者不自墾而能墾者非其田此其所以雖蕃熾昌衍而其上不得而用之也嗚呼亦其勢之有不得不然者矣夫吳越之地自錢氏時獨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盡集於千里之內而衣冠貴人不知其幾族故以十五州之衆當今天下之半計其地不

足以居其半而米粟穀帛之直三倍於舊雞豚菜茹樵薪之鬻五倍於舊田宅之價十倍於舊其便利上腴爭取而不置者數十百倍於舊蓋秦制萬戶爲縣而宋齊之間山陰最大而難治然猶不過三萬而兩浙之下縣以三萬戶率者不勝數也夫舉天下之民未得其所猶不足爲意而此一路之生聚近在畿甸之間十年之後將何以救之乎夫迹其民多而地不足若此則其窮而無告者其上豈宜有不察者乎田無所墾而稅不得增徒相聚摶取攘竊以爲衣食使其俗貪淫詐靡而無信義忠厚之行則將盡棄而魚肉之乎噫此不可不慮也漢之末年荊楚甚盛不惟民戶繁實地著充滿而材智勇力之士森然出於其中孫劉資之以爭天下及其更唐五代不復振起今皆爲下州小縣乃無一士生其間者而閩浙之盛自唐而始且獨爲東南之望然則亦古所未有也極其盛而將坐待其衰此豈智者之爲乎且其土地之廣者伏藏狐兔平野而居虎狼荒墟林莽數千里無聚落姦人亡命之所窟宅其地氣蒸鬱而不遂而其狹者鑿山捍海摘決遺利地之生育有限民之鋤耨無窮至於動傷陰陽侵敗五行使其地力竭而不應天氣亢而不屬肩摩袂錯愁居戚處不自聊賴則臣恐二者之皆病也夫分閩浙以實荊楚去狹而就廣田益墾而稅益增其出可以爲兵其居可以爲役財不理而自富此當今之急務也而論者則又將曰慮其因徙而變夫豈有不變之術而未之思乎抑聽其自變者乎

奴婢　傭賃　品官占戶

周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日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臣妾男女貧賤之稱轉徙執事若今傭賃也

酒人奚三百人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其少才知以為奚今之侍史官婢

漢高祖令民得賣子

五年詔民以饑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

文帝勸務農桑帥以儉節未有兼并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

賈誼曰歲惡不入請賣爵子　又曰今人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納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晏者也

鼂錯勸帝募民徙塞下募民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

女子緹縈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罪

四年免官奴婢為庶人

武帝建元元年赦吳楚七國帑輸在官者吳楚七國反時其首事者妻子沒入為官奴婢帝卹哀而赦之

司馬相如傳卓王孫僮客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　董仲舒說上曰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不得專殺奴婢也

其後府庫並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

楊可告緡徧天下告民匿緡錢不算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郎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謂雜置官員分掌眾事徙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元帝時貢禹言官奴婢十餘萬游戲無事稅良民以給之宜免為庶人

杜延年坐官奴婢之衣食免官

今按豪家奴婢細民為饑寒所驅而賣者也官奴婢有罪而沒者也民以饑寒至於棄良為賤上之人不能有

以賑救之乃復劾豪家兼并者之所為設法令其入奴
婢以拜爵復役是令饑寒之民無辜而與罪隷等也况
在官者十餘萬人而復税良民以養之則亦何益於事
哉

成帝永始四年詔曰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多畜奴婢被服綺縠
其申飭有司以漸禁之

哀帝即位詔曰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
婢田宅亡限其議限列有司條奏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
主百人關内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
諸名田畜奴婢過品皆没入縣官官奴婢年五十以上免為庶
人

王莽名天下奴婢曰私屬不得買賣

光武建武二年五月詔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
拘執論如律同紀下

六年十一月詔王莽時吏人没入為奴婢不應舊法者皆免為
庶人七年吏人遭飢亂及為青徐賊所略為奴下妻欲去留者
恣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

十一年詔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　八月癸
亥詔曰敢炙灼奴婢論如律所炙灼者為庶民　冬十月壬午
詔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

十二年三月詔隴蜀民被略為奴婢自訟者及獄官未報一切
免為庶民

十三年十二月甲寅詔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略為奴婢者皆
一切免為庶民或依託為人下妻欲去者恣聽之拘留者比青
徐二州以略人法從事

十四年十二月癸卯詔益涼二州奴婢自八年以來自訟在所

官一切免爲庶民賣者無還直

殤帝延平元年詔諸官府郡國王侯家奴婢姓劉及疲癃羸老皆上其名務令實悉

安帝永初四年諸没入爲官奴婢者免爲庶人

晉武帝平吳之後令王公以下得蔭人以爲衣食客及佃客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三品十戶四品七戶五品五戶六品三戶七品二戶八品九品一戶詳見職田門

晉元帝太興四年詔曰昔漢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時涼州覆敗諸爲奴婢亦皆復籍此累代成規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難爲揚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

東晉寓居江左以來都下人多爲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每品減五戶至第九品五戶其佃穀皆與大家量分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參軍殿中監監軍長史司馬部曲督關外侯材官議郎以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數中官品第六以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舉輦跡禽前驅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虎賁持椎斧武騎虎賁持鈒色立文冗從虎賁命中武騎一人其客皆注家籍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丁女並半之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其田畝稅米二升蓋大率如此其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秤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

按此即漢人封君食邑戶之遺意然漢不過每戶歲賦二百錢而此所賦乃過重者蓋封君所得只是口賦而漢人有田者官別賦之晉以來人皆授田無無田之戶

是以戶賦之入於公家及私屬皆重又一品所占不過
四十戶非漢列侯動以千戶萬戶計者比也
後魏令每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十頭當
奴婢八（詳見田賦門）
孝文太和九年詔均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
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
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詳見田賦門）
周武帝天和元年詔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爲官奴婢者已令
放免其公私奴婢年七十以外者所在官私贖爲庶人　建德
元年又詔江陵所獲俘虜充官口者悉免爲百姓
容齋洪氏隨筆曰元魏破江陵盡以所俘士民爲奴無問
貴賤蓋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後陷於金虜者帝子
王孫宦門仕族之家盡沒爲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
稗子五斗令自舂爲米得一斗八升用爲餱糧歲支麻五
把令緝爲裘此外更無一錢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緝者則
終歲裸體虜或哀之則使執爨雖時負火得煖氣然才出
外取柴歸再坐火邊皮肉即脫落不日輒死惟喜有手藝
如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只團坐地上以敗席或蘆藉襯之
遇客至開筵引能樂者使奏技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
環坐刺繡任其生死視如草芥云
唐制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爲官奴婢（反逆家男女及奴婢沒官皆謂之官奴婢男年十四以下者配司農十五以上者以其年長令遠京師配嶺南爲城奴也）一免爲番戶再免爲雜戶三
免爲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則免之（凡免皆因恩言之）
顯慶二年勅放諸奴婢爲良及部曲客女者聽之皆由家長手
書長子以下連署仍經本屬申牒除附諸官奴婢年六十以上
及廢疾者並免賤

永昌元年越王正被誅家僮勝衣甲者千餘人於是制王公已下奴婢有數

萬歲通天元年勑士庶家僮僕有驍勇者官酬主直並令討擊契丹大足元年勑以北緣邊州縣不得畜突厥奴婢

天寶八載勑京畿及諸郡百姓有先是給使在私家驅使者限勑到五日內一切送內侍省其中有是南口及契券分明者各作限約定數驅使雖王公之家不得過二人其職事官一品不得過十二人二品不得過十人三品不得過八人四品不得過六人五品不得過四人京文武清官六品七品不得過二人八品九品不得過一人其嗣郡王郡主縣主國夫人諸縣君等請各依本品同職事及京清資官處分其有別承恩賜不在此限其蔭家父祖先有者各依本蔭職減比見任之半其南口請以歸蠻及五溪嶺南夷獠之類

大曆十四年詔邕府歲貢奴婢使之離父母之鄉絶骨肉之戀非仁也宜罷之

元和四年勑嶺南黔中福建等道百姓多被公私掠賣爲奴婢宜令所在長吏切加捉搦并審細勘責委知非良人百姓乃許交關犯者準法處分

八年勑嶺南諸道不得輙以良口餉遺販易

長慶元年詔禁登萊州及緣海諸道縱容海賊掠賣新羅人口爲奴婢

四年勑諸司諸使各勘官戶奴婢有廢疾及年七十者進状免賤從良

會昌五年中書門下奏天下諸寺奴婢江淮人數至多其間有寺已破廢全無僧衆奴婢既無衣食皆自營生洪潭管內人數倍多一千人以下五百人以上處計必不少並放從良百姓肯

依
大中九年禁嶺南諸州貨賣男女如有以男女傭賃與人貴分
口食任於當年立年限爲約不得將出外界
昭宗大順二年勅天下州府及在京諸軍或因收擄百姓男女
宜給內庫銀絹委兩軍收贖歸還父母其諸州府委本道觀察
使取上供錢充贖不得壓良爲賤
後唐同光二年赦應百姓婦女俘虜他處爲婢妾者不得占留
一任骨肉識認
天成元年勅京城諸道若不是正口不得私書契券輒賣良人
周顯德五年新定刑統該誘良口勾引逃亡奴婢與貨賣所盜
資裝者其該誘勾引之人伏請處死良口奴婢准律處分居停
主人重斷或分受贓物至三匹以上處死將良口於蕃界貨賣
居停主人知而不告官者亦處死

宋太祖皇帝開寶二年詔奴婢非理致死者即時檢視聽其主
速自收瘞病死者不須檢視
四年詔應廣南諸郡民家有收買到男女爲奴婢轉將傭雇以
輸其利者今後並令放免敢不如詔旨者決杖配流
淳化二年詔陝西沿邊諸郡先歲饑貧民以男女賣與戎人宜
遣使者與本道轉運使分以官財物贖還其父母
至道二年詔江南兩浙福建州軍貧人負富人息錢無以償沒
入男女爲奴婢者限詔到並令檢勘還其父母敢隱匿者治罪
眞宗咸平元年詔川陝路理逋欠官物不得估其家奴婢價以
償
六年詔士庶家雇僕有犯不得黥其面
天禧二年詔自今略賣人口入契丹界者首領並處死誘致者
同罪未過界者決杖黥配

大理寺言按律諸奴婢有罪其主不請官司而殺者杖一百無罪而殺者徒二年又諸條主毆部曲至死者徒一年故殺者加一等其有愆犯決罰至死及過失殺者勿論自今人家傭賃當州設要契及五年主因過毆決至死者欲望加部曲一等但不以愆犯而殺者減常人一等如過失殺者勿論從之

文獻通考卷之十二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職役考

鄉黨版籍職役

昔黃帝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一則不洩地氣二則無費一家三則同風俗四則齊巧拙五則通財貨六則存亡更守七則出入相司八則嫁娶相謀九則無有相貸十則疾病相救是以情性可得而親生產可得而均均則欺凌之路塞親則鬬訟之心弭既牧之於邑故井一爲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七爲州夫始分於井則地著計之於州則數詳迄乎夏殷不易其制

周制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

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鄭玄曰此所以勸民者也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保猶任也救救凶災也賓賓客其賢者也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賙者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此總謂郊內者也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人數及其財物也受邦國之比要則亦受鄉遂矣鄭司農云五家為比故以比為名今時八月按比是也要謂其簿

比長每比下士一人掌五家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則相及徙于國中則從而授之徙謂不便其居或國中徙郊或郊徙國中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明無罪惡徙于他則為旌節而行之謂徙出鄉有節乃達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納之

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掌二十五家各掌其閭之徵令歲時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而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失禮者之罰也

族師每族上士一人掌一百家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比伍閭族各為聯使之相保相受賞罰相及以受邦職以役國事相葬埋若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歲終則會

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掌五百家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四孟月屬民讀法春秋祭禜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蜡祭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　凡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　師田行役則以法治其政事　正歲屬民讀法書其德行道藝歲終則會

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掌二千五百家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　月吉屬民讀法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歲時祭祀州社則屬民讀法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州之大祭大喪皆涖

其事師田行役則帥而置之掌其戒令賞罰於軍因爲師帥歲終則
會 正歲讀法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遂人掌邦之野郊外曰野此野謂甸稍縣都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
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作管反五酇爲鄙五鄙爲
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
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經形體皆謂制分界也鄰里酇鄙縣遂猶
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也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五之名與國
中異制故五家爲鄰鄭玄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遂之軍旅追
胥起徒役如六鄉 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 庠則行禮而視化焉
夫均其厚薄則生產平統之於鄙則其數舉家於縣遂則其戶
可詳五人爲伍則人之衆寡可知故管子曰欲理其國者必先
知其人欲知其人者必知其地自昭穆之後王室中衰井田廢
壞不足以紀人之衆寡宣王是以料人于太原由兹道失之
鄰長每鄰一人掌五家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徙于他邑
則從而授之
里宰每里下士一人掌二十五家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

治其政令以歲時合耦于鋤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序以
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酇長每酇中士一人掌一百家各掌其酇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
比其衆寡治其喪紀祭祀之事 作民則旗鼓兵革帥而至
歲時簡器稼器兵器趨其耕耨稽其女工
鄙師每鄙上士一人掌五百家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 作民謂起役也則
掌其戒令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媺惡而誅賞歲終則會
縣正每縣下大夫掌二千五百家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
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
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移執事謂役用其民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
賞

章氏曰三代役法莫詳於周周禮五兩軍師之法此兵役
也師田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史胥徒之有其人此胥役

也比閭族黨之相保比鄉役也有司讀則因地之善惡而
均役有族師焉則校民之衆寡以起役有鄉大夫焉則辨
年之老少以從役有均人焉則論歲之豐凶以行復役之
法

齊威公用管仲仲曰夫善牧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
伍伍無非其里什無非其 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
容不求而得不召而來故人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故主
政可行於人人心可繫於上是以制國郊內則以五家為軌軌
十為里里四為連連十為鄉鄉五為師國內十五鄉自五至師
郊外則三十家為邑邑十為卒卒十為鄉鄉三為縣縣十為屬
屬有五自五至屬各有官長以司其事以寓軍政焉而齊遂霸

徐偉長中論曰夫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
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為國之本也先王周知其萬民衆

之數乃分九職焉九職既分則劬勞者可見勤惰者可聞
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則均故上盡其心而
人竭其力然而庶功不興者未之有也庶功既興故國家
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下無怨疾焉然而治不平者未
之有也故泉有源治有本道者審本而已矣故周禮孟冬
司寇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
之其重之也如是今之為政者未之知恤已也譬猶無田
而欲樹藝雖有農夫安能措其強力乎是以先王制六鄉
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為之綱目也使其鄰比相保
愛賞罰相延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逆順可得而知也及亂
君之為政也戶口漏於國版夫家脫於聯伍避役逋逃者
有之於是姦心競生而偽端並作小則濫竊大則攻劫嚴
刑峻令不能救也人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

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
軍旅國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禮用脩九刑用措其唯審人
數乎

秦用商鞅變法令民爲什五而相收司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
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

按秦人所行什伍之法與成周一也然周之法則欲其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教其相率而爲仁
厚輯睦之君子也秦之法一人有姦鄰里告之一人犯
罪鄰里坐之是教其相率而爲暴戾刻核之小人也

漢高祖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
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
勿繇戍以十月賜酒肉

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
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縣大率方百里其
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漢官儀曰游徼亭長皆習設備五兵弓弩戟楯刀劍甲鎧鼓吏赤幘行縢帶劍佩刀持盾被甲設矛戟習射十里一亭亭長亭候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司姦盜亭長持二尺板以劾賊索繩以收執賊

水心葉氏曰縣鄉亭之制本於商鞅鞅雖攻法要是周衰
國大者難用舊制齊晉楚秦裂地名官以自便往往在商鞅
之前矣古者百里之狹自爲朝廷由後世觀之疑若煩民
然三老嗇夫游徼猶各有職掌近民而分其責任若後世
蕩然無復紀秩而令長悍然獨以征取爲事則又鞅之所
不爲也

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爲義帝發喪討項羽

文帝十二年詔以戶口率置三老常員遣謁者勞賜三老帛人
五疋

武帝元狩元年遣謁者賜縣三老帛人五疋鄉三老人三疋

元狩六年遣謁者循行天下謂三老孝悌以爲民師

戾太子發兵誅江充長安擾亂言太子反上怒甚壺關三老茂上書言太子亡邪心上感悟

宣帝元康元年加賜三老帛四年及甘露三年皆賜帛有差

王尊爲京兆尹坐免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効日著書奏天子後以尊爲徐州刺史王尊爲東郡太守河水盛溢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請以身塡金堤水波稍却白馬三老奏其狀制詔秩尊中二千石

黃霸守穎川吏民與於行誼賜三老爵及帛

韓延壽守馮翊有昆弟訟田延壽曰咎在馮翊移病不聽事令丞嗇夫三老亦自繫待罪

元帝初元元年賜三老帛人五疋

五年賜三老帛人五疋

元光二年賜三老帛

成帝建始元年賜三老錢帛

綏和元年賜三老帛

平帝元始三年賜三老帛

西漢凡縣道（有蠻夷曰道）國（列侯所食縣曰國）邑（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千五百八十七鄉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五

東漢鄉置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爲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閭以興善行　鄉置有秩游徼有秩郡所置秩百石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游徼掌循禁司姦盜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亭有長以禁盜賊　里有里魁民有什五善惡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

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有善事惡事以告監官漢官曰鄉戶五千則有秩明
帝即位賜爵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注云三老孝弟力田皆鄉
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弟力田高后置所以勸導鄉里助成風
化

今攷西漢高后紀元年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師古曰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令
各敦行務本然則三老鄉縣各一人孝弟力田既祿秩
如許尊未必各鄉皆設有其人則置之耳孝文武宣成
哀紀各有賜孝弟力田金帛爵級事

元和二年帝耕于定陶詔曰三老尊年也孝弟淑行也力田勤
勞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疋勉率農功

永平三年賜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三級

十二年賜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三級

十七年賜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三級

章帝建初三年賜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三級

四年立皇太子賜爵同

和帝永光八年賜爵同

十二年賜爵同

元興元年立皇太子賜爵同

安帝永初二年帝加元服賜爵二級

元初元年賜爵同

延光元年賜爵人一級

順帝永建元年賜爵人三級

四年賜爵二級

陽嘉元年賜爵三級

桓帝建和元年賜爵同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獻帝建安元年賜爵人二級

晉制每縣戶五百以上皆置鄉三千以上置二鄉五千以上置三鄉萬以上置四鄉鄉置嗇夫一人鄉戶石每千以下置治書吏一人千以上置史佐各一人正一人五千五百以上置史一人佐二人縣率百戶置里吏一人其土廣人稀聽隨宜置里吏限不得減五十戶戶千以上置校官掾一人縣皆置方略吏四人洛陽縣置六部尉江左以後建康亦置六部尉餘大縣置二人次縣小縣各一人鄴長安置吏如三千戶以上之制

東晉哀帝崇和元年三月庚戌天下所在土斷

孝武時范甯陳時政曰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壠墳栢皆以成行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土之懷下役之慮斯成并兼之所執而非通理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代移遷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帝善之

安帝義熙九年宋公劉裕緣人居土上表曰臣聞先王制禮九土攸序分境畫野各安其居故井田之制三代以崇秦革其政漢遂不改富強兼并於是為弊在漢西京大遷田景之族以實關中即以三輔為鄉閭不復係之於齊楚九服不優所託成舊自永嘉播越爰託淮海朝運匡復之算人懷思本之心經略之圖日不暇給是以寧人綏理猶有未遑及至大司馬桓溫以人無定本傷理為深庚戌土斷以一其業于時財阜國豐實由於此自茲迄今彌歷年載畫一之制漸用頹弛雜居流寓閭伍不脩王化所以未純人瘼所以猶在自非改調無以濟理夫人情滞常

雖與慮始謂父母之邦以爲桑梓者誠以生焉敬愛所託請
依庚戌土斷之科庶存其本稍與事著然後率之以仁義鼓
之以威聲超大江而跨黃河撫九州而復舊土則戀本之志
乃速申於當年在始暫勤要終必易於是依界土斷唯青兗
徐三州人居晉陵者不在斷限諸流寓郡縣多被併省
宋孝武大明中王玄謨請土斷雍州諸僑郡縣今襄陽漢東等郡也
齊高祖建元二年詔朝臣曰黃籍人之大紀國之理端自頃氓
僞已久乃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
而反託死叛停私而云隸役身强而稱六疾皆政之巨蠹教之
深疵比年雖却改籍書終無得實若約之以刑則人僞已遠若
綏之以德又未易可懲諸賢並深明理體各獻嘉謀以何科算
能革斯弊也
虞玩之上表曰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條取人孝建元年書籍
衆巧之所始也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崇年出七十猶手自
書籍躬加隱校古之共理天下唯良二千石今欲求理正其
在勤明令長凡受籍縣不加檢勘但封送州州檢得知方却
下歸縣吏貪其賂人肆其姦姦彌深而却彌多賂逾厚而答
逾緩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揚州等九郡黃籍共却七萬
一千餘戶于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猶未四萬神州奧區尚
或如此江湘諸郡尤不可言愚謂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爲
正人情法既久今建元二年書籍宜更立明科一聽首悔迷
而不返依制必戮使官長審自檢校然後上州永以爲正若
有虛昧州縣同咎今戶口多少不減元嘉而板籍頓闕弊亦
有以自孝建以來入勳者衆其中操干戈衛社稷者三分殆
無一焉尋蘇峻平後庾亮就溫嶠求勳簿而嶠不與以爲陶
侃所上多非實錄物之懷私無代不有又有改注籍狀詐入

仕流皆為人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長髮便謂道人或抱子
并居竟不編戶遷徙去來公違土斷編役無漏流亡不歸法
令必行自然競反為理不患無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在
不久帝省表納之乃別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
以防懈怠至武帝永明八年謫巧者戍緣淮各十年百姓怨
望帝乃詔曰既往之愆不足追咎自宋昇明以前皆聽復注
其有謫邊疆皆許還本自此後有犯嚴其罪
梁武帝時所司奏南徐江郢逋兩年黃籍不上帝納尚書令沈
約之言詔改定百家譜
約上言曰晉咸和初蘇峻作亂版籍焚化此後起咸和三年
以至于宋並皆詳實朱筆隱注紙連悉縫而尚書上省庫籍
唯有宋元嘉中以來者晉代舊籍並在下省左人曹謂之晉
籍有東西二庫既不係尋檢主者不復經懷狗牽鼠齧雨濕
沾爛解散于地又無扃縢此籍精詳實宜保惜位高官卑皆
可依按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苟有迴
避姦偽互起歲月滋廣以至于齊於是東堂校籍置郎令史
以掌之而簿籍於此大壞矣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
競行姦貨落除卑注更書新籍通官榮祿隨意高下以新換
故不過用一萬許錢昨日卑微今日仕伍凡此姦巧並出愚
下不辨年號不識官階或注義熙在寧康之前或以崇安在
元興之後此時無此府此年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
四年又詔書甲子不與長曆相應如此詭謬萬緒千端校籍
諸郎亦所不覺不才令史更何可言且籍字既細難為眼力
尋求巧偽莫知所在徒費日月未有實驗假令兄弟三人分
為三籍却一籍父祖官其二初不被却同堂從祖以下固自
不論諸如此例難可悉數或有應却而不却不須却而却所

却既多理無悉當懐寃抱屈非止百千投辭請訴充曹牣府既難領理交興人怨於是悉聽復注普停洗却既蒙復注則莫不成官此蓋核籍不精之巨弊也臣謂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此自元嘉以來籍多假偽景平以前既不係檢凡此諸籍得無巧換今雖遺落所存尚多宜有徵驗可得信實其永初景平籍宜移還上省竊以爲晉籍所餘須加寶愛若不留意則還復散失矣不識胄微非謂衣冠凡諸此流罕知其祖假稱高曾莫非巧偽質諸文籍姦事立露徵覆矯詐爲益實弘又上省籍庫雖直郎題掌而盡日料校唯令史獨入籍既重寶不可專委群細若入庫檢籍之時直郎直都應共監視寫籍皆於郎都目前並皆掌置私寫私換可以永絕事畢即出仍自題名臣又以爲巧偽既多並稱人士百役不及高卧私門致令公私闕之是事不舉宜選史傳學士諳究流品者爲左人郎左人尚書尊共校勘所貴卑姓雜譜以晉籍及宋永初景平籍在下省者對共讎校若譜注通籍有卑雜則條其巧謬下在所科罰帝以是留意譜籍詔御史中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譜由是有令史書吏之職譜局因此而置始晉太元中員外散騎侍郎賈弼好簿狀大披羣族所撰十八州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士庶略無遺闕其子孫代傳其業宋王弘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千客不犯一人諱湛爲選曹始撰百姓譜以助銓序傷於寡略齊王儉復加得繁省之衷僧孺爲八十卷東南諸族別爲一部不在百家之數

按魏晉以來最重世族公家以此定選舉私門以此訂婚姻寒門之視華族如冠履之不侔則夫從役賤事人之所憚固宜其改竄冒偽求自附流品以爲避免之計

也然徭役當視物力雖世族在必免之例而官之占田有廣狹澤之蔭後有久近若於此立法以限之不勞而定矣不此之務而方欲考定譜籍雖曰選譜究流品之人爲郎尚書以掌之然僞冒之久者滋多非敢於任怨者誰肯澄汰如楊佺期并韶至以恥憤搆逆亂則澄汰亦豈易言哉

陳文帝天嘉初詔曰自頃編戶播遷良可哀傷其亡鄉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內隨其適樂來歲不問僑舊悉令著籍同土斷之例

按周官之法貴者賢者及新甿之遷徙者皆復其征役後世因之故六朝議征役之法必以土斷僑寓釐正譜籍爲先然自晉至梁陳且三百年貴者之澤旣斬則同於編氓僑者之居旣久則同於土著難以稽攷此所以僞冒滋多而議論紛紛也

後魏初不立三長唯立宗主督護所以人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爲一戶謂之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強徵斂倍於公賦孝文太和十年給事中李沖之議遂立三長（三長謂五家一鄰長五鄰一里長五里一黨長）李沖以爲三正理人所由來遠於是剏三長之制曰宜准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黨長取鄉人強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三長三載亡愆則陟用之一等太皇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中書令鄭羲秘書令高祐等曰沖求立三長者乃欲混天下爲一法言似可用其實難行太尉元丕曰臣謂此法若行公私有益方今有事之月校比人戶新舊未分人心勞怨請過今秋至冬閑月徐乃遣使於事爲宜沖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

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
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因人之欲
爲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進曰人俗既異險易不同九品差
調爲日已久一朝改法恐成擾亂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
准賦有常分苞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爲而不可遂
立三長公私便之

北齊令人居十家爲鄰比五十家爲閭百家爲族黨一黨之內
則有黨族一人副黨一人閭正二人鄰長十人合有十四人共
領百家而已至於城邑一坊僑舊或有千戶以上唯有里正一
人里吏二人里吏不常置隅老四人非是官府私充事力坊事
亦得取濟若論外黨便是煩多

齊文宣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

隋文帝受禪頒新令五家爲保保五爲閭閭四爲族皆有正畿
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

蘇威奏置五百家鄉正令理人間詞訟李德林以爲本廢鄉
官判事爲其里閭親識部斷不平今令鄉正專理五百家恐
爲害更甚且今時吏部總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七
百萬戶內詮簡數百縣令猶不能稱才乃欲於一鄉之內選
人能理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即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
者復不可令兩縣共管一鄉勑內外羣官就東宮會議自皇
太子以下多從德林議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之云修令時
公何不論廢郡爲便令出其可改乎然高熲同威之議遂置
之十年虞慶則於關東諸道巡省使還並奏云五百家鄉正
專理詞訟不便於人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乃廢之

唐令諸戶以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三家爲保每里設
正一人若山谷阻險地遠人稀之處聽隨便量置

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爲坊別置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姦非並免其課役在田野者爲村別置村正一人其村滿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滿十家者隷入大村不須別置村正天下戶量其資產升降定爲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本一留縣一送州一送戶部常留三比在州縣五比送省儀鳳二年二月勅自今以後省admin黃籍及州縣籍也諸里正縣司選勲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驅幹者充其次爲坊正若當里無人聽於比鄰里簡用其村正取白丁充無人處里正等並通取十八以上中男殘疾免充

開元十八年勅天下戶等第未平升降須實比來富商大賈多與官吏往還遞相憑囑求居下等自後如有囑請委御史彈奏

廣德二年勅天下戶口委刺史縣令據見在實戶量貧富等第科差不得依舊籍帳

睿宗景雲二年監察御史韓琬陳時政上疏曰往年兩京及天下州縣學生佐史里正坊正每一員闕先擬者輒十人頃年差人以充猶致亡逸即知政令風化漸以敝也

宣宗大中九年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檢署訖鎖於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差

周顯德五年詔諸道州府令團併鄉村大率以百戶爲一團每團選三大戶爲耆長凡民家之有姦盜者三大戶察之民田之有耗登者三大戶均之仍每及三載即一如是

宋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舊制凡有課役皆出於戶民郡國輦運官物率以僑居人充至是始令文武官內諸司臺省監諸使不得占州縣課役戶及諸州不得役道路居民爲遞夫五月詔令佐檢察差役有不平者許民自相糾舉京百官補吏須不礙役

乃聽

國初循舊制衙前以主官物里正戶長鄉書手以課督賦稅耆長弓手壯丁以逐捕盜賊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以奔走驅使在縣曹司至押錄在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揀掐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差充

乾德五年又禁諸州職官私占役戶供課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京西轉運使程能上言諸州戶供官役素無等第望品定為九等著于籍以上四等量輕重給役餘五等免之後有貧富隨所升降望令本路施行俟稍便宜即頒於天下詔令轉運使躬裁定之

七年令兩京諸州應部民有乏種及耕具人丁者許衆共推擇一人練土地之宜明種樹之法者縣補為農師令相視田畝沃瘠及五種所宜指言某處土地宜植某物某家有種某戶有丁男某人有耕牛即令鄉三老里胥與農師周勸民分於曠土種蒔俟歲熟共取其利為農師者蠲稅外免其他役民家有嗜酒賭博者怠於農務者農師謹察之白於州縣論其罪以警游惰焉九年以其煩擾停之

淳化五年令天下諸縣以第一等戶為里正第二等戶為戶長勿得冒名以給役訖今循其制

宋朝凡衆役多以廂軍給之罕調丁男大中祥符五年提點府界段惟幾發中牟縣夫修馬監倉羣牧制置使以廐卒代焉因下詔禁之

天禧元年又詔治河勿調丁夫以役充

乾興元年十二月（時仁宗已即位未改元）臣僚上言伏見勸課農桑曲盡條目然鄉閭之弊無由得知朝廷惠澤雖優豪勢侵陵罔暇遂使單貧小戶力役靡供乃歲豐登稍能自給或時水旱流徙無

從前籍雖有增添農民日以耗少以臣愚見且以三千戶之邑五等分等中等已上可任差遣者約千戶官員形勢衙前將吏不啻一二百戶並免差遣州縣鄉村諸色役人又不啻一二百戶如此則二三年內已總遍差纔得歸農即復應役直至破盡家業方得休閑所以人戶懼見稍有田產典賣與形勢之家以避徭役因為浮浪或縱惰游更有諸般惡倖影占門戶田土稍多同居骨肉及衙前將吏各免戶役者除見莊業外不得更典賣田土如違許人告官將所典賣沒官自然減農田之弊均差遣之勞免致私役不禁因循失業其罷任前資官元無田者許置五頃為限部三司定奪三司言准農田敕應鄉村有莊田物力者多苟免差徭虛報逃移與形勢戶同情啓倖却於名下作客戶隱庇差徭全種自己田產今與一日[illegible]日首放罪限滿不首許人告論依法斷遣支賞又准敕應以[illegible]虛立契典賣於形勢豪強戶下隱庇差役者與限百日經官首罪改正戶名限滿不首被人告發者命官使臣除名公人百姓決配令准臣僚奏欲諸命官所置莊田定以三十頃為限衙前將吏合免戶役者定以十五頃為限所典買田只得於一州之內典買如祖父遷葬別無塋地者數外許更置墳地五頃若地有崖嶺不通步量刀耕火種之處所定頃畝委逐路轉運使別為條制詣實申奏又按農田敕買置及析居歸業佃逃戶未併入本戶者各共戶帖供輸今並須割入一戶下今後如有違犯者科罪告人給賞並從之

開寶平蜀後令西川得替官部綱赴京與減一選無選可減加一階

止齋陳氏曰熙寧罷衙前應綱運皆募得替官管押自今下無應募者

仁宗景祐中詔川陝閩廣吳越諸路衙前仍舊制餘路募有版
籍者爲衙前滿三期罷不至徙補三司軍將
皇祐中又禁役鄉戶爲長名衙前使募人爲之
役之重者自里正鄉戶爲衙前主典府庫或輦運官物往往
破產景祐中稍欲寬里正衙前之法乃命募充
知并州韓琦上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兵興
以來殘剝尤甚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
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苟脫溝壑之患每鄉
被差疏密與貲力高下不均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第一
等戶十五戶計貲爲錢三百萬乙鄉第一等戶五戶計貲爲
錢五十萬番休遞役即甲鄉十五年一周乙鄉五年一周富
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爲民父母之意乎請罷
里正衙前命轉運司以州軍見役人數爲額令佐視五等
通一縣計之籍皆在第一等選貲最高者一戶爲鄉戶衙前
後差人放此即　縣戶少而役蕃聽差乙縣戶多而役簡者
簿書未盡實聽令取它戶里正主督租賦請以戶長代之二
年一易下其議京畿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轉運司度利害
皆以爲便而知制誥韓絳蔡襄亦極論江南福建里正衙前
之弊絳請行鄉戶五則之法襄請以產錢多少定役重輕至
和中遂命絳襄與三司置司參定繼遣尚書都官員外郎吳
幾復趨江東殿中丞蔡稟趨江西與長吏轉運使議可否因
請行五則法凡差鄉戶衙前視貲產多寡置籍分爲五則又
第其役輕重放此假有第一等重役十當役十人列第一等
戶百第二等重役五當役五人列第二等戶五十以備十番
役使藏其籍通判治所遇差人長吏以下同按視之轉運使
提點刑獄察其違慢遂更著淮南江南兩浙荊湖福建之法

下三司須爲自今遂罷差正衙前百姓稍休息矣

按乾興元年臣僚上言影占徭役之害自官豪勢要以至衙前將吏皆避役之人請立限田之法命官三十頃而衙前將吏亦得占十五頃餘者以違制論夫均一衙前也將吏爲之則可以占田給復鬻戶爲之則至於賣產破家然則非衙前之能爲人禍也蓋官吏浸漁之毒可施之於鄉戶而不可施之於諳練之將吏故也韓蔡諸公所言固爲切當然不過欲驗鄉之闊狹役之疏密而均之且既曰罷里正衙前而復選貲最高者爲鄉戶衙前則不過能免里正重復應役之苦而衙前之弊如故也此王荊公雇募之法所以不容不行之歟

豈歟

慶曆中令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裁損役人即給使不足益以厢兵

時范仲淹執政以謂天下縣多故役蕃而民瘠首廢河南府諸縣欲以次及他州當時以爲非是未幾悉復

時州縣既廣徭役益衆知廣濟軍范諷上言軍地方四十里戶口不及一縣而差役與諸郡等願復爲縣轉運司執不可因詔裁損役人自是數下詔書議蠲冗役以寬民力又置寬恤民力司遣使四出自是州縣力役多所裁損凡省二萬三千六百二十二人

皇祐中詔州縣里正押司錄事既代而令輸錢免役者論如違制律

時有王逵者爲荊湖轉運使率民輸錢免役得緡錢三十萬進爲羨餘蒙奬詔繇是它路競爲掊克欲以市恩民至破產不能償所負朝廷知其弊乃下此詔

按役錢之說始於此以免役誘民而取其錢及得錢則以給它用而役如故其弊繇來久矣

治平四年六月（時神宗已即位未改元）詔州縣差役仍重勞役不均其令逐路轉運司遍牒轄下州軍如官吏有知差役利害可以寬減者實封條析以聞

先是三司使韓絳言害農之弊無甚差役之法重者衙前多致破產次則州役亦須重費向聞京東有父子二丁將為衙前其父告其子云吾當求死使汝曹免凍餒遂自經而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與母析居以避役者此大逆人理所不忍聞又有鬻田產於官戶田歸不役之家而役併增於本等戶其餘戕賊農民未易遽數望令中外臣庶條具利害委侍從臺省官集議考驗古制裁定使役力無偏重之患則農民知為生之利有樂業之心役法之議始此

英宗時諫官司馬光言置鄉戶衙前以來民益困乏不敢營生富者反不如貧貧者不敢求富臣嘗行於村落見農民生具之微而問其故皆言不敢為也今欲多種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糧藏十疋之帛鄰里已目為富室指抉以為衙前矣況敢益田疇葺閒舍乎臣聞其事愍焉傷心安有聖帝在上四方無事而立法使民不敢為久生之計乎臣愚以為凡農民租稅之外宜無所預衙前當募人為之以優重相補不足則以坊郭上戶為之彼坊郭之民部送綱運典領倉庫不費二三而農民常廢八九何則儇利戇愚之性不同也其餘輕役則以農民為之

按溫公此奏言之於英宗之時所謂募人充衙前即熙寧之法也然既曰募則必有以酬之此錢非出於官當役者合輸之則助役錢豈容於不徵而當時諸賢論此

事復齗齗不可何也蓋荆公新法大槩主於理財所以
内而條例司外而常平使者所用皆苛刻小人雖助役
良法亦不免以聚斂亟疾之意行之故不能無弊然遂
指其法爲不可行則過矣

知諫院吳充言鄉役之中衙前爲重被差之日官吏臨門籍
記杯杵匕筯皆計資産定爲分數以應須求至有家貲已竭
而逋負未除子孫既没而鄰保猶逮是以民間規避重役土
地不敢多耕而避丁等骨肉不敢義聚而憚人丁無以爲生
乞早定鄉役利害以時施行

帝因閲内藏庫奏有衙前越千里輸金七錢庫吏邀乞踰年
不得還者帝重傷之乃詔制置條例司講立役法

二年條例司言考合衆論悉以使民出泉雇役爲便即先王之
法致民財以禄庶人在官者之意也願以條目付所遣官分行
天下博盡衆議奏可於是條諭諸路曰衙前既用重難分數凡
買撲酒稅坊場舊以酬衙前者從官自賣以其錢同役錢隨分
數給之其廂鎮場務之類舊酬獎衙前不可令民買占者即用
舊定分數爲投名衙前酬獎如部水陸運及領倉驛場務公使
庫之類舊煩擾且使陪備者今當省使無負承符散從等舊苦
重役償欠者今當改法除弊使無困凡有産業物力而舊無役
者今當出泉以助役皆其條目也久之司農寺言今立役條所
寛優者皆村鄉朴惷不能自達之窮氓所裁取者乃仕宦兼并
能致人言之豪右若經制一定則衙司縣吏又無以施誅求巧
舞之姦故新法之行尤所不便築室道謀難以成就欲自司農
申明所降條約先自一兩州爲始候其成就即令諸州軍放視
施行若其法實便百姓當特奬之從之於是提點府界公事趙
子幾以其府界所行條目奏上之帝下之司農寺詔判寺鄧綰

曾布更議之縮布上言畿內鄉戶計產業若家資之貧富上下分爲五等歲以夏秋隨等輸錢鄉戶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輸兩縣有產業者上等各隨縣中等併一縣輸析居者隨所析而定降其等若官戶女戶寺觀未成丁減半輸皆用其錢募三等以上稅戶代役隨役重輕制祿開封縣戶二萬二千六百有奇歲輸錢萬二千九百緡以萬二百爲祿贏其二千七百以備凶荒欠闕他縣倣此然輸錢計等高下而戶等著籍昔緣巧避失實乃詔責郡縣坊郭三年鄉村五年農隙集衆稽其物業考其貧富察其詐僞爲之升降若故爲高下者以違制論募法三人相任衙前仍供物產爲抵弓手試武藝典吏試書計以三年或二年乃更爲法既具揭示一月民無異辭著爲令令下募者執役被差者得散去開封一府罷衙前八百三十人畿縣放鄉役數千於是頒其法天下天下土俗不同役重輕不一民貧富不等從所便爲法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敷錢先眎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而隨戶等均取雇直既已足用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雖增毋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

四年上召二府對資政殿馮京言修差役作保甲人極勞弊上曰詢訪鄰近百姓亦皆以免役爲喜蓋雖令出錢而復其身役無追呼刑責之虞乃自情願故也文彥博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上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說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爲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按潞公此論失之蓋介甫之行新法其意勇於任怨而不爲毀譽所動然役法之行坊郭品官之家盡令輸錢

坊場酒稅之入盡歸助役故士夫豪右不能無怨而實
則農民之利此神宗所以有於百姓何所不便之說而
潞公此語與東坡所謂凋弊太甚廚傳蕭然云者皆介
甫所指以為流俗干譽不足恤者是豈足以繩其偏而
救其獘乎

四月從提舉常平陳知儉之請罷許州衙前幹公使庫以軍校
主之月給食錢三千紛諸路衙前以公使多所倍費有至破家
者至是始更以軍校其後行於諸路人皆便之

御史中丞楊繪言非不知助役之法乃陛下閔差役之不均
欲平一之而有司奉務多歛致天下不曉以為取贏而它用
之也如王庭老張靚科配一路緡錢至七十萬輸之多者一
戶至三百千民皆謂供一歲役之外剩數幾半歲謂庭老靚
必有陞擢此蓋因取數多謗議興也乞少賜裁損以安其心

東明縣民數百詣開封府及臺省訴超升等第出役錢事楊
繪又言東明縣民所訴乃因司農寺不因舊則自據戶數創
立助役錢等第下縣令遵所立而著之籍不問堪升與否也
凡立等第必稽戶力高下而制其升降州必憑縣縣必憑戶
長里正戶長里正稽之鄉衆乃可得實今乃自司農寺預定
品數付縣立簿豈得民心甘服哉帝命提點司究所從升降
以聞仍嚴升降之法司農寺及府界提舉言畿民有未知新
立法意以助役錢多願仍舊充役者詔如不願輸錢免役縣
案所當供役歲月如期役之與免輸錢王安石為言外間扇
搖役法者謂輸錢多必有贏餘若羣訴必可免役既聚衆僥
倖苟受其訴與免輸錢當仍役之帝從其說

監察御史劉摯陳十害其要曰上戶常少中下戶常多故舊
法上戶之役類皆數且重下戶之役率常簡而輕今不問上

下戶槩賦物力以差出錢故上戶以爲幸而下戶苦之優富
苦貧非法之善況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助錢歲不可闕
則是賦稅有時減闕而助錢更無蠲損也役人必用鄉戶爲
其有常產則自重今旣招雇恐止得浮浪姦僞之人則帑庾
場務綱運不惟不能典幹竊恐不勝其盜用而冒法者衆至
於弓手耆壯承符散從手力胥史之類恐遇寇則有縱逸因
事輒爲騷擾也司農新法衙前不差鄉戶其舊嘗願爲長名
者聽仍其舊却用官自召賣酒稅坊場并州縣坊郭人戶助
役錢數酬其重難惟此一法有若可行然坊郭十等戶緩急
科率郡縣賴之難更使之均助錢乞詔有司若坊場錢可足
衙前雇直則詳究條目徐行而觀之

御史中丞楊繪言助役之利一而難行有五請先言其利假
如民田有一家而百項者亦有戶纔三項者其等乃俱在第

一以百頃而較三項則已三十倍矣而受役月日均齊無異
況如官戶則除耆長外皆應無役今例使均出雇錢則百項
所輸必三十倍於三項者而又永無決射之訟此其利也然
難行之說亦有五民惟種田而責其輸錢錢非田之所出一
也近邊州軍應募者非土著姦細難防二也逐處田稅多少
不同三也耆長雇人則盜賊難止四也專典雇人則失陷官
物五也乞先議防此五害然後著爲定制仍先戒農寺無欲
速就以祈恩賞提舉司無得多取於民以自爲功如此則誰
復妄議

同判司農寺曾布摭繪華所言而條奏辨詰之其畧曰畿內
上等戶盡罷昔日衙前之役故今所輸錢比舊受役時其費
十減四五中等人戶舊充弓手手力承符戶長之類今使上
等及坊郭寺觀單丁官戶皆出錢以助之故其費十減六七

下等人戶盡除前日冗役而專充壯丁且不輸一錢故其費十減八九大抵上戶所減之費少下戶所減之費多言者謂優上戶而虐下戶得聚斂之謗臣所未諭也提舉司以諸縣等第不實故首立品量陞降之法開封府司農寺方奏議時蓋不知已嘗增減舊數然舊敕每三年一造簿書等第常有升降則今品量增減亦未爲非又況方曉諭民戶苟有未便皆與釐正則凡所增減實未嘗行言者則以謂品量立等者蓋欲多斂雇錢陞補上等以足配錢之數至於祥符等縣以上等人戶數多減充下等乃獨掩而不言此臣所未諭也凡州縣之役無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嘗不典主倉庫場務綱運而承符手力之類舊法皆許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長壯丁以今所措置最爲輕役故但輪差鄉戶不復募人言者則以爲專副雇人則失陷官物耆長雇人則盜賊難止又以謂近邊姦細之人應募則焚燒倉廩或守把城門則恐潛通外境此臣所未諭也免役或輸見錢或納斛斗皆從民便爲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則謂直使輸錢則絲帛粟麥必賤若用它物準直爲錢則又退揀乞索且爲民害如此則當如何而可此臣所未諭也昔之徭役皆百姓所爲雖凶荒飢饉未嘗罷役今役錢必欲稍有餘羨廼所以爲凶年蠲減之備其餘又專以興田利增吏祿言者則以謂助錢非如稅賦有倚閣減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類亦嘗倚閣減放否此臣所未諭也兩浙一路戶一百四十餘萬所輸緡錢七十萬耳而畿內戶十六萬率緡錢亦十六萬是兩浙所輸財半畿內然畿內用以募役所餘亦自無幾言者則以謂吏緣法意廣收大計如兩浙欲以羨錢徼幸司農欲以出剩爲功此臣所未諭也於是詔繪知鄭州摯落館

閣校勘監察御史裏行監衢州鹽倉遣察訪使遍行諸路促
程投書
司農言始議出錢助民執役今悉召募請改助役爲免役制
可若不願就募而强之者論如律
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
判官鮮于侁曰利路民貧二十萬足矣議既不合各爲奏上
帝是侁議侍御史鄧綰言利路役歲須緡錢九萬餘而李瑜
率取至三十三萬有奇乃詔責瑜而擢侁爲副使以示諸路
須募役法於天下內外胥吏素不賦祿惟以受賕爲生至是用
免役錢祿之有祿而贓者用倉法重其坐初時京師賦吏祿歲
僅四千緡至八年計緡錢三十八萬有奇京師吏舊有祿及外
路吏祿尚在數外
又詔凡縣皆以免役剩錢用常平法給散收息添支吏人餐

錢仍立爲法
五年權江西提刑提舉金君卿言遵詔書募受代官部錢帛綱
趨京不差鄉戶衙前而費十減五六賜詔獎諭仍落權爲眞
先時召募人押錢帛綱入京每一萬貫座支陪綱錢五百貫
足詢問曾押綱鄉戶衙前之家皆不願行乃選得替官員使
臣人員管押相度每紬絹萬匹正支錢一百緡足錢萬貫支
錢七十貫足並不差鄉戶衙前故有此詔
王安石白上曰此事諸路皆可行但令監司加意許令指占
好舟差壯力兵士及時遣則替罷官人人爭應募矣
七年詔役錢每千別納頭子五錢凡修官舍作什器夫力輦載
之類皆許取以供費若尚不給用許以情輕贖銅錢足之
先是凡公家之費有敷于民間者謂之圓融多寡之數或出
臨時汙吏乘之以爲姦習弊滋久至是詔輒圓融者以違制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論不以去官赦原
詔聞定州民有拆賣屋木以納免役錢者令安撫轉運提舉
司體量具實以聞
王安石白上言百姓賣屋納役錢臣不能保其無此然論事
有權須考問從前差役賣屋陪塡與今賣屋納役孰多孰少
即於役法利害灼然可見
詔崇奉聖祖及祖宗陵寢神御寺院宮觀免納役錢諸旌表
門閭有勑書及前代帝王子孫於法有蔭者所出役錢依官
戶法賜號處士非因技授者准此
五月詔諸路公人如弓箭手法給田募人爲之凡逃絶監牧之
田籍於轉運司者不許射買請佃以其田給應募者而蠲其所
直準一年雇役爲錢幾何而歸其直於轉運司衢州西安縣用
緡錢十二萬買田始足募一縣之役司農寺請行之諸路詔自
今用寬剩錢買募役田須先參會餘錢可以枝梧災傷方許給
買若田價翔貴之地則止之　八月詔罷給田募役法已就募
人如舊闕者勿補
七月參知政事呂惠卿獻議曰免役出錢或未均出於簿法之
不善按戶令手實者令人戶具其丁口田宅之實也嘉祐敕造
簿委令佐責戶長三大戶錄人戶丁口稅產物力爲五等且田
野居民耆戶長豈能盡知其貧富之詳既不令自供手實則無
隱匿之責安肯自陳又無賞典孰肯糾抉以此舊簿不可信用
請宜倣手實之意使人戶自占家業如有撽匿即用隱寄產業
賞告之法庶得其實於是遂行手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田產中
價使民各以田畝多少高下隨價自占仍并屋宅分有無蕃息
以立之等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田穀而輒隱落者
許告有實三分以一充賞將造簿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

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爲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物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明書其數衆示兩月使悉知之從之

察訪京南常平事蒲宗孟言近制民以手實上其家之物產而官爲注籍以正百年無用不明之板圖而均齊其力役此天下之良法也然縣災傷五分以上則留俟豐歲以臣觀之使民自供手實無所擾也何待於豐穰哉願詔有司不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十月詔聞東南推行手實簿法公私煩擾其權罷委司農寺再詳定以聞

初呂惠卿創行手實法言者多論其長告訐增煩擾不便至是惠卿罷政御史中丞鄧綰言役法初行且用丁產戶籍故諸路患其不均各已改造其均錢之法田項可用者視田項稅數可用者視稅數已得家業貫伯者視家業貫伯或隨所

丁種石或附所收租課法雖不同大約已定而民樂輸矣若用則抉拔索互相糾告使不安其生耶凡民所以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數供析出錢則本用供家不專於租賃營利欲指爲供家之物則有將餘羨不免須貿易與人則家家有告訐之憂人人有隱落之罪無所措手足矣夫行商坐賈通貨殖財四民之一也其有無交易不過服食器用粟米財畜絲麻布帛之類或春有之而夏已折閲或秋居之而冬已散亡則公家簿書如何拘轄隱落之罪安得而不犯徒使嚚訟者趨賞報怨而公相告訐畏怯者守死忍餓而不敢爲生其爲未善可知矣故降是詔

司農寺乞廢戶長坊正其州縣坊郭擇相鄰戶三二十家排比成甲迭爲甲頭督輸稅賦苗役一稅一替若催科外別令追呼者以違制論從之明年詔開罷耆戶長壯丁之法何人建議及

以此議奏呈帝曰已令出錢免役又排甲使爲保丁責之催科
失信於民又保正未令習兵何可更共二役安石曰保丁戶長
皆百姓爲之今罷耆戶長使爲保丁數年或十年方催一稅其
在役不過二十餘家於人情無所苦周官什伍其民有軍旅有
田役皆謂保丁止供教閱不知餘事屬何人也其後諸路皆言
甲頭催稅未便遂詔耆戶長壯丁仍舊召募充其保正甲頭承帖
人並罷

詔官戶輸役錢免其半所免雖多各無過二十千兩縣以上有
物產者通計之兩州兩縣有物產者隨所輸錢等第不及者并
一多處以司農寺言戶減免錢數及民戶兩處有物業者出錢
不一故也

九年荊湖路察訪蒲宗孟言兩路元敷役錢太重以一歲較其
出而寬剩數多詔權減二年

十月詔自今寬剩役錢及買撲坊場錢更不以給役人歲具
數上之司農餘物凡籍之常平者並存留一半

侍御史周尹言諸路募役錢元指揮於數外留寬剩錢[illegible]
聞諸州縣希提舉司風指廣斂民錢至歲者[illegible]
而民間輸數一切如舊寬剩數已倍多而募直太輕倉[illegible]
重役人多不願就募天下皆謂朝廷設法聚斂下無疑怨[illegible]
遵免役本法募耆長戶長及役人不可過減者悉皆依舊額但
約募錢足用其寬剩止存留二分以上不得更有敷取三司
使沈括亦言立法之意本欲與民均財惜力役重者不可不
助無役者不可不使之助今重役不過衙前耆戶長散從官
之類衙前即坊場河渡錢自可足用其餘取於坊郭官戶女
戶單丁寺觀之類足以賦祿出錢之戶不多則州縣易於督
歛重輕相補民力均詔司農寺相度以聞

知彭州呂陶奏朝廷欲寬力役立法召募初無過斂民財之意有司奉行過當增添科出謂之寬剩自熙寧六年施行役法至今四年臣本州四縣已有寬剩錢四萬八千七百餘貫今歲又須科納一萬餘貫以成都一路計之無慮五六十萬推之天下見今約有六七百萬貫文寬剩在官歲歲如此泉幣絕乏貨法不通商旅農夫最受其弊臣恐朝廷不知免役錢外有此寬剩數目乞令諸路提舉倉司契勘見在寬剩錢數約度支得幾歲不至缺乏霈發德音特與免數年或乞逐年限定數目不得過役錢十分之一所貴民不重困不報

是歲諸路上司農寺歲收免役錢一千四十一萬四千五百五十三貫石匹兩金銀錢斛匹帛一千四十一萬四千三百五十二貫石匹兩絲綿二百一兩文金銀錢斛六百四十八萬七千六百八十八兩貫石匹應在銀錢斛匹帛二百六十九萬二千二十貫匹石兩見在八十七萬九千二百六十七貫石匹兩

役錢之初立額兩浙之東多以田稅錢數爲則浙西多用物力主是詔令通物力稅錢互紐爲數從便輸納　初許兩浙坊郭戶家產不及二百千鄉村戶不及五十千毋輸役錢已而鄉戶不及五十千者亦不免輸

元豐七年天下免役緡錢歲計一千八百七十二萬九千三百場務錢五百五萬九十穀帛石匹九十七萬六千六百五十七役錢較熙寧所入多三之一　帝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間通苦差役而衙役之任重行遠者尤甚特剏免法雖均敷估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畝實解前日困弊故羣議雜起意不爲變顧其間采王安石策不正用雇直爲額而展敷二分以備吏祿水旱之用羣臣每以爲言屢加疑詰而安石持之益堅此其爲法旣不究終防弊又有聚斂小人乘此增取帝雖數詔禁

戒而不能盡止至是雇役不加多而歲入比前增廣則安石不
能將順德意其流弊已見矣

八年（哲宗已即位）八月戶部言役錢所留寬剩內有及三四分已上
去處合行裁減所令留寬剩不得過二分餘並減其元不及二
分處依舊從之　又詔體量人戶役錢輕重先從下等減放

又詔舊以保正代耆長催稅甲頭代戶長承帖人代壯丁並罷
如元充保正戶長保丁願不妨本保應募者聽

　知吉州安福縣上官公穎奏臣切怪耆壯戶長法之始行也
皆出於雇及其既久也耆壯之役則歸於保甲之正長戶長
之役則歸於催稅甲頭往日所募之錢係承帖司及刑法司
人吏許用而其餘一切封樁若以為耆壯戶長誠可以廢罷
即所用之錢者當百姓均減元額今則錢不為之減又使保
正長為耆壯之事催稅甲頭任戶長之責是何異使民出錢
而免役而又使之執役

　按以保正代耆長等役熙寧間已嘗行之繼而以人言
不便罷之矣今觀此則是罷而復行也蓋熙寧之徵免
役錢也非專為供鄉戶募人充役之用而已官府之需
用吏胥之廩給皆出於此及其久也則官吏可以破用
而役人未嘗支給是假免役之名以取之而復它作名
色以役之也為法之弊一至此哉

侍御史劉摯言州縣上戶常少中下戶常多自助役法行以
來簿籍不改務欲敷配錢數故所在臨時肆意陞補下戶入
中中戶入上今天下往往中上戶多而下戶少富縣大鄉上
戶所納役錢歲有至數百緡或千緡者每歲輸納無已至貧
竭而後有裁減之期舊來鄉縣差役循環相代上等大役至
速亦十餘年而一及之若下役則動須三二年乃復一差雖

有勞費比今日歲被重斂之害孰爲多少也

文獻通考卷之十二

文獻通考卷之十三

職役考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靳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元祐元年二月門下侍郎司馬光言按因差役破產者惟鄉戶衙前有之自餘散從承符弓手手力耆戶長壯丁未聞有破產者也其鄉戶衙前所以破產者蓋由山野愚戇之人不能幹事或因水火損破官物或爲上下侵欺乞取是致欠折備償不足有破產者至於長名衙前在公精熟每經重難別得優輕場務酬獎往往致富何破產之有又向者役人皆上等戶爲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今更使之一槩輸錢則是賦斂愈重也故自行免役法來富者差得自寬而窮者困窮日甚又監司守令之不仁於雇役人之外多取羨餘以希恩賞此農民之所以重困也臣愚以爲莫若直降命勑應天下免役錢

一切並罷其諸役人並依熙寧以前舊法人數委本縣令佐親
自揭五等丁產簿定差所差之人若正身自願充役者即令入
役不願充役者任便選雇有行止人自代其雇錢多少私下商
量若所雇人逃亡即勒正身別雇若將帶官物勒正身陪填如
此則諸色公人盡得其根柢行止之人少敢作過官中百事無
不修舉其見雇役人候差到新役人各放逐便如衙前一役雖
號重難近來條貫頗爲優假諸公庫設廚酒庫茶酒司並差將
校勾當諸上京綱運召得替官員或差使臣殿侍軍將管押其
雜色及畸零之物差將校或節級管押衙前若無差遣不聞更
有破產之人若今日差充衙前料民間陪備亦少於向日若猶
以衙前爲力難獨任即乞依舊於官戶僧道寺觀單丁女戶有
屋業每月掠錢及十五貫莊田中年所收斛斗及百石以上者
隨貧富等第出助役錢不及此數者與免放其助役錢令逐州

椿管約本州衙前重難分數即行支給然尚慮天下役人利害
逐處不同乞指揮下諸路轉運司下諸州縣限五日內具利害
申本州州限一月申轉運司本司類聚限一季奏聞委執政官
參詳施行

是日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得旨依初光上奏左僕射蔡確言
此大事當與樞密院共之故同進呈知樞密院章惇取光所
奏凡疏畧未盡者枚數而駁奏之尚書左丞呂公著言光所
建明大意已善其間不無疏畧未備惇所言專欲求勝不顧
朝廷大體乞選差近臣三四人專切詳定聞奏從之始司馬
光奏乞復行差役舊法既得旨依奏知開封府蔡京即用五
日限令開封祥符兩縣如舊役人數差一千餘人充役亟詣
東府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議者謂京
但希望風旨苟欲媚光非事實也　蘇轍言京明知熙寧以

前舊法役人數目顯有冗長並不依近降指揮相度申請便
盡數差撥及朝旨本無日限輒敢差人監勒於數日內壓迫
了當故意擾民以害成法乞賜行遣以示懲戒
監察御史王巖叟言請復差鄉戶主管天下官物公家則免
侵陷在私亦脫刑禍宜獨罷於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
盡變通之利借如一邑之中常應大役者百家而歲取十人
則九十家出力為助明年易十戶復如之則大役無偏重之
弊矣其於百色無名之差占一切非理之資陪悉用熙寧新
法禁之雖不助猶可為今所謂助者不過助受役之家歲用
而已無厚斂也中書舍人蘇軾言先帝初行役法取寬剩錢
不得過二分以備災傷而有司奉行過當通計天下乃十四
五然行之幾十六七年常積而不用至三千餘萬貫石先帝
聖意固自有在今日所當追探其意以與萬世無窮之利熙

寧中嘗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以係官田如退灘戶絕沒納之
類及用寬剩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邊郡弓箭手臣知
密州親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復罷蓋
大臣利於速成且利寬剩錢以為他用故不果行因列其五
利詔並送詳定所
右司諫蘇轍言復行差役其應議者有五其一曰舊差鄉戶
為衙前破散人家甚如兵火自新法行天下不復知有衙前
之患然而天下反以為苦者其弊自是農家歲出役錢為難
及許人添剗見賣坊場遂有輸納不給者耳向使止用官賣
坊場一色課入以雇衙前自可足辦而它色役人止如舊法
則為利較然矣初疑衙前多是浮浪投雇不如鄉差稅戶可
託然行之十餘年投雇者亦無大敗闕不足以易鄉差衙前
之害今略計天下坊場錢一歲可得四百二十餘萬若立定

中價不許添剗三分減乙尚有二百八十餘萬貫而衙前支費及召募非泛綱運一歲共不過一百五十餘萬緡則是坊場之直自可了辦衙前百費何用更差鄉戶今制盡復差役知衙前若無陪備故以鄉戶爲之至於坊場元無明降處分不知官自賣耶抑仍用以酬獎衙前也若仍用以酬獎即名募部綱以何錢應用若不與之錢即舊名重難鄉戶衙前仍前自備爲害不小其二坊郭人戶舊若科配新法令與鄉戶並出役錢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敷錢太重未爲經久之法乞取坊郭官戶寺觀單丁女戶酌今役錢減定中數與坊場錢用以支雇衙前及召募非泛綱運外令樁備募雇諸色役人之用其三乞用見今在役人數定差熙寧未減定前其數實冗長不可遵用其四熙寧以前散從弓手手力諸役人常苦逆送自新法以來官吏皆請雇錢役人旣便官亦不至闕

事乞仍用雇法其五州縣胥吏並量支雇錢募充仍罷重法亦許以坊場錢爲用不足用方差鄉戶所出雇錢不得過官雇本數詔送看詳役法所詳定役法所以役法難盡猝就擇其要者先奏以行於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惟衙前一役用坊場河渡錢雇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其餘役人惟該募者得募餘悉定差遂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出助役法其今夏役錢即免輸尋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爲招募凡熙寧嘗立法禁以衙前及役人非理役使及令倍備圓融之類悉申行之耆壯依保正長法坊場河渡錢量添酒錢之類名色不一惟於法許用者仍以支用外並樁備招募衙前支酬重難及應緣役事之用如州錢不供用許移別州錢用之一路不足許從戶部通他路移用其或有餘毋得妄用其或不足毋得減募增差衙前最爲重役若已招募足額上一

等戶有虛閼不差者令供次等色役鄉差役人在職官如敢
抑令別雇承符散從承代其役者轉運司劾奏重責時提舉
常平司已罷置凡役事改隸提刑司
九月詔諸路坊郭五等已上及單丁女戶官戶寺觀第三等以
上舊輸免役錢者並減五分餘戶下此悉免之輸仍自元祐二
年始凡支酬衙前重難及綱運公皁迓送餐錢用坊場河渡錢
給賦不足方得取此六色錢助用而有餘封樁以備不時之須
是年尚書省言近者參行差募之法聞州縣奉詔不謹以致差
徭輕重失當或役人有所陪備或占留役錢不盡僱募詔運使
提刑司申飭使之究心如更不虔劾奏以聞
二月詔應差諸縣手力如合一鄉休役占不及二年者得用助
役錢募人為之既終一役別有闕及三年者復行差法
御史中丞蘇轍言臣近奏乞修完弊政以塞異同之議其一

謂諸州衙前臣請先論今昔差雇衙前利害之實蓋定差鄉
戶人有家業欺詐逃亡之弊比之雇募浮浪其勢必少此則
差衙前之利也然而每差鄉戶必有避免糾決比至差定州
縣曹吏乞取不貲及被差使先入重難若使雇募慣熟之人
費用一分則鄉差生疎之人非二三分不了由此破蕩家產
嘉祐以前衙前之苦民極甚之此則差衙前之害也若雇募
情願自非慣熟必不肯投州縣吏人知其熟事乞取自少及
至勾當動知空便費亦有常雖經重難自無破產之患此則
雇衙前之利也然浮浪之人家產單薄侵盜之弊必甚於鄉
差熙寧以來多患於此此則雇衙前之弊也然則差衙前之
弊害在私家而雇衙前之弊害在官府若差法必行則私家
之害無法可救若雇法必用則官府之弊有法可止何者嘉
祐以前長名衙前除差三大戶外許免其餘色役今若許雇

募衙前依昔日長名免役之法則上等人戸誰不願投諸州
衙前例得實戸則所謂官府之害坐而自除臣竊謂雖三代
聖人其法不能無弊是以易貢為助易助為徹要以因時施
宜無害於民而已今差法行於祖宗雇法行於先帝取其便
於民者而用之此三代變法之比也

役次之名　衙前　散從　承符　弓手戸　耆戸長
壯丁　熙寧雇役所取之錢　坊場　當役戸　坊郭戸
官戸　女戸　單丁　寺觀

内坊場係官錢當役戸以下係取之於民謂之六色錢
取民間六色之錢盖以係官坊場錢充雇役之用而盡
蠲衙前以下諸役熙寧之法也以坊場充衙前雇役之
用而承符以下諸役仍復輸差民戸而盡蠲六色之錢
元祐之法也然元祐復差役之初議者不同故有考之

許募曾充有勞效者皆擇則所謂雇役者不特衙前而
已也六色錢雖曰罷徵繼而詔諸路坊郭五等以上及
單丁女戸官戸自三等以上並令輸免役錢並減五分餘
戸下此悉免之則所謂雇役之錢元未嘗盡除也自是
諸賢於差雇之議各有所主而朝廷亦兼行之然熙寧
盡除差法明立雇議而當時無狀官吏尚且措免役之
錢而不盡支給假他役之名而重複科差況元祐差雇
兼行議論反復則此免役六色之錢其在官者不肯盡
捐以予民其在民者有時復徵以入官固其勢也潁濱
所謂所在役錢寬剩一二年必未至闕用從今放免理
在不疑東坡所謂六色錢以免役取當於雇役乎盡之
然後名正而人服皆至當之論

紹聖元年帝始親政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緒帝曰第行元豐舊

法而減去寬剩錢百姓有何不便耶

右司諫朱勃言輸錢免役固有過數多斂者用錢雇役有立直太重者役色之內又有優便而願自投募不必給雇者苟詳爲裁省則人情無有不便詔付戶部詳議

詔復免役法凡條約悉用元豐八年見制鄉差役人有應募者可以更代即罷遣之許借坊場河渡及封樁錢以爲雇須有役錢日補足其數所輸免役錢自今年七月始耆戶長壯丁召雇不得以保正保長保丁充代其他役色應雇者於此所敷寬剩錢不過一分昔常過數今應減下者先自下五等人戶始復置提舉官

九月用戶部言舉行元豐條制以保正長代耆長甲頭代戶長承帖人代壯丁

其後又詔諸縣無得以催稅比磨追甲頭保長無得以雜事追保正副在任官以承帖爲名占破當直者坐贓論所管催督租賦州縣官輒令陪備輸物者以違制論

左正言孫諤言役法之行在官之數元豐多元祐省雖省未嘗廢事也則多不若省雇役之直元豐重元祐輕雖輕未嘗不應募也則重不若輕戶部尚書蔡京言詳諤所論多省輕重明有抑揚是謂元豐不如元祐乞行貶黜諤坐黜知廣德軍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四月戶部奏京西北路鄉書手雜職斗子所繇庫秤揀掐之類士人願就募不須給之雇直宅路亦須詳度施行詔從之

崇寧元年尚書省言民戶既輸錢免役豈可復差前嘗令大保長催稅而不給雇直是爲差役非免役也詔提舉司以元輸雇錢如舊法均給

二年臣僚言常平之息歲取二分則五年有一倍之數免役剩錢歲取一分則十年有一年之備故紹聖立法常平息及一倍免役寛剩及三料取旨蠲減以明朝廷取於民者非爲利也乞詔常平司候豐衍日具此制奏而蠲之

四年臣僚言州縣戶薄等累經改造故增減失實乞委常平官分行所部不以等第而以田税多寡均敷役錢戶部尚書許幾言州縣戶衆而役少則敷錢止於第三等或戶少而役多則均及四五等今若不計家業税錢不用等第槩以田畝均敷役錢則失輸錢代役之意其議遂格

宣和元年臣僚言役錢一事神宗首防官戶免多時責半輸今比戶稱官州縣募役之類既不可減顧令官戶所減之數均入下戶下戶於常賦之外又代官戶減半之輸豈不重困詔非泛補官者輸賦差科免役並不得視官戶法減免已免者改之進納人自如本法

高宗建炎元年臣僚言官戶役錢舊法比民戶減半今來詔置弓手以禦暴防患官戶所賴猶重欲令官戶役錢更不減而民戶比舊役量增三分專椿管以助養給從之

官舊給庸錢以募戶長及立保甲則椿庸錢以助給費未幾廢保甲復戶長而庸錢不復給遂拘入總制窠名焉

臣僚言州縣保正副未嘗肯請雇錢并典吏雇錢亦不曾給乞行拘收戶部看詳州縣典吏雇錢若不支給切恐無以責其廉謹難以施行外其鄉村耆戶長依法係保正長輸差所請雇錢往往不行支給委是合行拘收乞下諸路常平司將紹興五年分州縣所支雇錢依經制錢例分季發付行在敢隱匿侵用並依擅支上供錢法從之

按役錢之在官者以供它用而雇役之直或給或否中

與以前已如此矣但尚未曾明立一說盡取之耳今乃
謂保正副未嘗肯請雇錢又謂所請雇錢往往不行支
給夫當役者豈有不肯請雇錢之理而不行支給則州
縣之過朝廷所當覺察禁治使不失立法之初意可也
今乃以此之故而拘入經制之窠名所謂舍曰欲之而
必爲之辭也

四年罷催稅戶長依熙豐法以村疃三十戶每料輪差甲頭一
名催納租稅免役等分物

旣而言者謂甲頭不便者有五一小戶丁小催科不辦二舊
每都保正長才四人今甲頭凡三十一人破產者必衆三夏
耕秋收一都之內廢農業者凡六十人則通一路有萬萬人
不容力穡四甲頭皆耕夫旣不識官府且不能與形勢豪戶
爭立所差旣多爭訴必倍於是甲頭不復差而耆戶長役錢

因不復給

保正副　十大保爲一都保二百五十家內通選才勇物力最
高二人充應
　主一都盜賊煙火之事　大保長一年替　保正小保長二
　年替

戶長　催一都人戶夏秋二稅　大保長願兼戶長者輪催納
稅租一稅一替欠數者後料人催　以上係中興以後差役之
法
　已充役者謂之批朱　未曾充役者謂之白脚

孝宗隆興二年詔諸充保正副依條只令管煙火盜賊外並不
得泛有科擾差使如違許令越訴知縣重行黜責守倅各坐失
覺察之罪
　以言者謂近來州縣違法保內事無巨細一一責辦至於承
　受文引催納稅役抱佃寬剩修葺鋪驛置買軍器科賣食鹽

追擗陪備無所不至一經執役家業隨破故有是命

乾道三年三省言役法之害下三等尤甚官戶既有限田往往假名寄產不若一切勿拘限法只選物力高强官戶與民戶通差則役戶頓增下戶必無偏差之害乞此役官戶合雇人代役詔依令兩浙先次遵行

寧宗慶元五年右諫議大夫張奎言乞行下州縣保正止許幹當本都賊盜鬭毆煙火公事不許非泛科配戶長止許專一拘催都內土著租稅不許抑勒代納逃絕官物違者官吏重罰從之

又臣僚言戶長催納苗稅內有逃絕之家戶籍如故見存之戶恃頑拖欠爲戶長者迫於期限不免與之塡納雖或經官陳訴而乃視爲私債不與追理勢單力窮必至破蕩此戶長之所以重困也乞行下州縣如有恃頑拖欠之戶卽與嚴行追斷仍勒還代輸之錢庶使充役者不致重困破家從之

嘉定二年殿中侍御史徐範言民貲之重者俾充里正彼多產之家其輸役錢於官亦多旣已征其財而又俾之執二年之役是爲重複乞參酌祖宗常平免役之本意行下州縣姑於役人從役之年蠲其免役之輸役滿輸錢如故從之

役起於物力物力有陞降陞降不覈則役法公是以紹興以來講究推割推排之制最詳應人戶典賣產業推割稅賦卽與物力一倂推割至於推排則因其貲產之進退與之陞降三歲一行固有貲產百倍於前科役不增於今者其如貧乏下戶貲產旣竭物力猶存朝夕經營而應酬之不給者非推排不可也然當時推排之弊或以小民粗有米粟僅存屋宇凡耕耨刀斧之器雞豚犬彘之畜纖微細瑣皆得而籍之吏視其賂之多寡以爲物力之低昂又有計田家口食之餘盡

藏之物力者上之人憂之於是又爲之限制除質庫房廊停塌店鋪租牛賃船等外不得以豬羊雜色估紐其貧民求趁衣食不爲浮財後耕牛租牛亦與蠲免若夫江之東西以田地畝頭計税亦有不待推排者惟受產之家有司詳於稅契而畧於割稅偷爲之令曰交易固以稅契爲先後亦以割稅爲得業雖已稅契而不割稅許出產人告以業還見納稅人則人孰有不割稅者乎此亦所以救役法之弊也保正長之立也五家相比五五爲保十大保爲都保有保長有都副保正餘及三保亦置長五大保亦置都保正其不及三保五大保者或爲之附庸或爲之均并不一也其人戶物力如買撲坊場別無產業即以本坊物力就坊充役如有田產物力即併就一多處充役其有物力散在鄰鄉者併歸煙爨處又有散在別縣數鄉者各隨縣分併歸一里爲等第若夫役次之敷倍則紹興十四年臣僚奏請以其物力增及半倍者歇役十年增及一倍者歇役八年增及二倍歇役四年皆理爲白脚必差徧上三等戶方許於得替人輪差其窄都不及歇役年限去處即從逓年體例選差十六年兩浙漕臣耿秉申明又以一倍歇役十年二倍歇役八年三倍歇役六年庶幾疏數得中　慶元元年徐誼盡破秉之說專用　淳熙十四年臣僚之議而議者又謂物力有高下之殊鄉都有寬狹之異其折倍之法可以爲寬鄉之便適以貽狹鄉之害可利寬鄉之中戶適以困狹鄉多產之家如以寬鄉言之自物力五百貫而上積至二千貫者則三倍五百貫之家矣其在富室雖使之四年一役亦未爲過若狹鄉自物力一百貫而上積至於四百貫亦謂之三倍所謂四百貫之戶曾不及寬鄉之中產今亦使之四年一役其利害輕重灼然矣於是從耿秉之議務要寬鄉狹鄉各得其便其析生白脚則　慶元五年臣僚奏謂若兄弟共有田二三百畝纔已

分析便令各戶充役則前役未蘇而後役踵至實爲中產之害須以其分後物力參之其在二等以上者合作析生白腳充應役次若在三等以下許將未分前充過役次於各戶名下批朱理爲役腳與都內得替人比並物力高下歇役久近通行選差品官限田有制死亡子孫減半蔭盡差役同編戶一品五十頃二品四十五頃三品四十頃四品三十五頃五品三十頃六品二十五頃七品二十頃八品一十頃九品五頃封贈官子孫差役同編戶謂父母生前無曾任官伯叔或兄弟封贈者應非泛及七色補官不在限田免役之數其奏薦弟姪子孫原自非泛七色而來者仍同差役進納軍功捕盜宰執給使減年補授轉至陞朝官卽爲官戶身亡子孫並同編戶太學生及得解及曾經省試人雖無限田許募人充役單丁女戶及孤幼戶並免差役庶幾孤寒得所存恤凡有夫有子不得爲女戶無夫子則生爲女戶死爲絕戶女適人以奩錢置產仍以夫爲戶坑冶戶遇採打礦寶免本身諸般差役鹽亭戶家產及二等以上與官戶編戶一般差役不及二等依紹興十七年七月指揮蠲免民兵萬弩手免戶下三百畝稅賦及諸般差役不及三百畝輒隱他人田畝許人告湖北京西民兵義勇第四等戶與免非泛差科外其合差保正長以家業錢數多寡爲限將限外之數與官編戶輪差總首部將免保正長差役文州義士已免之田不許典賣老疾身亡許承襲凡募人充役並募土著有行止人其放停軍人及曾係公人並不許募既有募人官司不得復追正身募人不管於催役之家非理需索或憑藉官司之勢姦害善人斷罪外坐募之者以保伍有犯知而不糾之罰且保正副所職在於煙火盜賊橋梁道路令或使之督賦租備修造供役使皆非所役而執役者每患參役有錢知縣到罷有地里錢時節參賀有節料錢官

員過都醋庫月息皆於是而取之抑有弓兵月巡之擾透漏禁物之責捕盜出限之罰催科塡代之費承判追呼之勞至於州縣官吏收買公私食用及土產所有皆其所甚懼也若夫戶長所職催夏稅則先期借絹催秋稅則先期借米坍溪落江之田逃亡死絕之戶又令塡納凡此之弊皆上之所當察也　高宗皇帝身履艱難在河朔親知閭閻之苦嘗嘆知縣不得人一充役次卽便破家是以講究役法至中興而大備　乾道五年處州松陽縣首倡義役衆出田穀助役戶輪充守臣范成大嘉其風義爲易鄉名自是所在推行浸廣而當時浮議胥動多有伺其隙而敗其謀者十一年御史謝諤言義役之行當從民便其不願義役者乃行差役上然之且美其言爲法意圓備及朱文公熹亦謂義役有未盡善者四上戶官戶寺觀出田以充義役善矣其間有下戶只有一

二畝者亦皆出田或令出錢買田入官而上戶田多之人却計會減縮所出殊少其下戶今既被出田將來却不免役無緣復收此田之租乃是困貧民以資上戶此一未盡善也如逐都各立役首管收田租排定役次此其出納先後之間亦未免有不公之弊將來難施刑罰轉添詞訟此二未盡善也又如逐都所排役次今日已是多有不公而況三五年後貧者或富富者或貧臨事未免却致爭訟此三未盡善也所排役次以上戶輪充都副保正中下戶輪充夏秋戶長上戶安逸而下戶陪費此四未盡善也固嘗卽此四未盡善者而求之蓋始倡義役者多鄉閭之善士惟恐當時議之未詳而慮之未周及踵接義役者未必皆鄉閭之善士於是其弊日開其流日甚或以其材智足以把握而專義役之利或以其氣力足以凌駕乃私差役之權曰倍法曰析生等第法皆無所

孜而雇募人亦不與置置必受約束任驅使於義首者可以叫號鄉曲厭酒肉而有餘否則傭錢不支而當役者困矣是以虐貧而優富凌寡而暴孤義役之名立而役户不得以安其業雇役之法行而役户不得以安其居信乎朱熹未盡善之弊固如此也

水心葉氏義役跋曰保正長法不承引帖催二稅今州縣以例相驅訶繫鞭撻遂使差役不行士民同苦至預醵錢給費逆次第其先後以應期會名曰義役然則有司失義甚矣余嘗問爲保正者曰費必數百千保長者曰必百餘千不幸遇意外事費輒兼倍少不破家蕩產民之惡役甚於寇讎余嘗疑之官人以牧養百姓爲職當潔身馭吏除民疾苦且追則有期約日以集使賄必行應追者任之可也民實有產視稅而輸使賦必重應輸者任之可也保正長會最督促而已何用自費數百千及百餘千甚或逾倍以至破家蕩產乎且此錢合而計之歲以千百巨萬既不歸公上官人知自愛又不敢取誰則有此余初以其言爲妄然余行江淮閩浙洞庭之南北蓋無不爲此言者矣嗚呼此有司之所宜陳者也余忝爲長吏不得爲令佐自試其術以破余疑而不能意殊慘然因孫君義役書成輒題於後以告其得爲者

按差役古法也其弊也差設不公漁取無藝故轉而爲雇雇役熙寧之法也其弊也庸錢白輸苦役如故故轉而爲義義役中興以來江浙諸郡民户自相與講究之法也其弊也豪強專制寡弱受陵故復反而爲差蓋以事體之便民者觀之雇便於差義便於雇至於義而復有弊則未如之何也已竊嘗論之古之所謂役者或以

起軍旅則執干戈冒鋒鏑而後謂之役或以營土木則親畚鍤疲筋力然後謂之役夫子所謂使民以時王制所謂歲不過三日皆此役也至於鄉有長里有正則非役也柳子厚言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然則天子之與里胥其貴賤雖不侔而其任長人之責則一也其在成周則五家設比長二十五家設里宰皆下士也等而上之則曰閭胥（掌二十五家六鄉）曰酇長（掌一百家六遂）皆中士也曰旅師（掌一百家六鄉）曰鄙師（掌五百家六遂）皆上士也曰黨正（掌五百家六鄉）曰縣正（掌二千五百家六遂）皆下大夫也曰州長（掌二千五百家六鄉）則中大夫也周時鄰里鄉黨之事皆以命官主之至漢時鄉亭之任則每鄉有三老孝弟力田掌勸導鄉里助成風俗每亭有亭長嗇夫掌聽獄訟收賦税又有游徼掌巡禁盜賊亦皆有祿秩而三老孝弟力田爲尤尊可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古之所謂復除者復其繇戍耳如三老蓋亦古復除之科然則謂三老爲役可乎）嘗以歲十月賜酒肉或賜民爵一級則三老孝弟力田必二級賜民帛一匹則三老孝弟力田必三匹或五匹其尊之也至矣故戾太子得罪而壺關三老得以言其寃王尊爲郡而東郡三老得以奏其治狀至於張敞朱博鮑宣仇香之徒爲顯官有聲名然其猷爲才望亦皆見於爲亭長嗇夫之時蓋上之人愛之重之未嘗有誅求無藝迫脅不堪之舉下之人亦自愛自重未嘗有頑鈍無恥畏避苟免之事故自漢以來雖叔季昏亂之世亦未聞有以任鄉亭之職爲苦者也隋時蘇威奏置五百家鄉正令理人間詞訟而李德林以爲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里閭親識剖

斷不平今令鄉正專理五百家恐爲害更甚詔集議而衆多是德林遂廢不置然則隋時鄉職或設或廢本無關於理亂之故而其所以廢者葢上之人重其事而不輕置非下之人畏其事而不肯充也至唐睿宗時觀監察御史韓琬之疏然後知鄉職之不願爲故有避免之人琬言往年兩京及天下州縣學生佐史里正坊正每一員闕先擬者輒十人頃年差人以充猶致亡逸郎知政令風化漸以弊也唐宣宗時觀大中九年之詔然後知鄉職之不易爲故有輪差之舉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差役輕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檢署訖鏁於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差自是以後所謂鄉亭之職至困至賤貪官汙吏非理徵求極意凌蔑故雖足跡不離里閭之間奉行不過文書之事而期會追呼笞箠比較其困踣無聊之狀則與以身任軍旅土木之繇役者無以異而至於破家蕩產不能自保則繇役之禍反

不至此也然則差役之名蓋後世以其困苦卑賤同於徭役而稱之而非古人所以置比閭族黨之官之本意也王荊公謂免役之法合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然不知周官之府史胥徒蓋服役於比閭族黨之官者也蘇文忠公謂自楊炎定兩稅之後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柰何復欲取庸錢然不知唐之所謂庸乃征徭之身役而非鄉職之謂也二公蓋亦習聞當時差役之名但見當時差役之賤故立論如此然實則誤矣以爲比也上之人既賤其職故吏之如奴隸待之如罪囚下之人復自賤其身故或倚法以爲姦或匿賦以規免皆非古義也成周之事遠矣漢之所以待三老嗇夫亭長者亦難以望於後世如近代則役法愈弊役議愈詳元祐間講明差雇二法爲

一大議論然大槩役之所以不可爲者貴重破家耳蘇黄門言市井之人應募充役家力既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官吏雖欲侵漁無所措手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縣巳自懾怖而况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非廉吏誰不動心尤百侵擾當復如故以是言之則其所以必行雇役者蓋雖不能使充役之無費然官嘗任雇募之責則其役與民不同而橫費可以省雖不能使官吏之不貪然民既出雇募之費則其身與官無預而貪毒無所施此其相與防閑之術雖去古義遠甚然救時之良策亦不容不如此然熙豐間言其不便者則謂差役有休歇之時而雇役則年年出費差役有不及之戶而雇役則戶戶徵錢至有不願輸錢而情願執役者蓋當時破家者皆愚憧長事之人而桀黠之徒自能支吾而費用少者反以出雇役錢爲不便又當時各州縣所徵雇役錢除募人應役之外又以其餘者充典吏俸給之用又有寬剩錢可以備凶旱賑救可以見當時充役之費本不甚重故雇役之錢可以備此三項支用也若夫一承職役羈身官府則左支右吾盡所取辦傾囷倒廩不足陪償役未滿而家巳罄事體如此則雇役之法豈復可行雇役之金豈復能了然則此法所以行之熙豐而民便之元祐諸君子皆以爲善者亦以當時執役之費本少故也禮義消亡貪饕成俗爲吏者以狐兎視其民睥睨朶頤惟恐墮穽之不早爲民者以寇戎視其吏潛形匿影日虞懷璧之爲殃上下狙伺巧相計度州縣專以役戶之貧富爲官況之豐殺百姓亦專以役籍之係否驗家道之興衰於是民間視鄉亭之職役如蹈湯火

官又以復除之說要市於民以取其貲其在復除之科者苟延歲月而在職役之列者立見虛耗雖有智者不能爲謀矣所謂正本澄源之論必也朝廷以四維勵士大夫飭廉稱事無俾有多藏之惡士大夫以四維自勵力行好事稍能以澤物存心然後鋤姦貪之胥吏以去其蠹害削非泛之支備以養其事力賦歛之簿書必覈無使代逋欠之輸勾呼之期會必明毋使受稽慢之罰夫然故役人者如父母之令其子弟恩愛素孚役於人者如臂指之護其腹心劬勞不憚既無困苦之憂不作避免之念則按籍名而役之可矣奚必曰雇曰義之紛紛哉不然舉三代以來比閭族黨之法所以聯屬其民上下相維者反藉爲厲民之一大事愚不知其說矣

復除

周鄉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舍役除不收役事也貴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服公事者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

旅師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新徙戶者復之也）均人凶札則無力政（政讀作征）

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不征不給其繇役）

五十不從力政（力政城道之役也）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大夫采地之民徙於諸侯爲民以其新徙當須復除但諸侯地寬役少故三月不從自諸侯來

徒大夫之家邑大夫役多地狹故期不從政

漢高祖二年蜀漢民給軍事勞者復勿租稅二歲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　鄉三老縣三老復勿繇戍

五年詔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軍吏卒賜爵非士大夫已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七年民產子復勿事二歲

八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

十一年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三歲　豐人徙關中者皆復其身　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

十二年詔吏二千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　以沛爲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請復豐乃并復豐比沛　詔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無與他事

惠帝四年舉民孝悌力田者復其身

文帝詔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　募民守塞皆賜高爵復其家　令民入粟至五大夫乃復一人

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

三年幸太原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

四年復諸劉有屬籍者家無所與

景帝遺詔出宮人歸其家復終身

武帝建元元年民年八十復二筭九十復甲卒　又詔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給米粟爲麋鬻之六反爲復子若孫令得身率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武帝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　登禮中嶽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崇高爲之奉邑獨給祠復無有所與　府庫並虛乃募民能入奴婢者得以終身復　桑弘羊請令民入粟甘泉各

有司差以復終身時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千夫謂發之
士益觧

宣帝地節二年詔博陸侯功德茂盛復其後世世毋有所與功
如蕭相國

地節三年詔流民還歸者且勿筭事

地節四年詔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歛送終盡
其子道

元康元年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
奉祭祀世世勿絶其毋祀者復其次

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

永光二年用度不足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徭役

世祖建武五年詔復濟陽二年徭役（帝生濟陽故之）

十九年幸汝南南頓縣賜吏人復南頓歲一歲

父老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
日安敢遠期十年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
笑復增一歲

二十年復濟陽縣徭役六歲

三十年復濟陽縣徭役一歲

明帝永平五年常山三老言上生於元氏願蒙優復詔曰豐沛
濟陽受命所由加恩報德適其宜也今永平之政百姓怨結而
吏人求復令人愧笑重逆此縣之拳拳其復元氏田租更賦六
歲勞賜縣掾吏及門闌走卒

桓帝永康元年復博陵河間二郡比豐沛

靈帝光和六年復長陵縣比豐沛

徐氏曰按漢之有復除猶周官之有施舍皆除其賦役之
謂也然西京時或以從軍或以三老或以孝悌力田或以

明經或以博士弟子或以功臣後以至於產子者大父母父母之年高者給崇高之祠者莫不得復復其間美意至多至東都所復不過濟陽元氏南頓數邑蓋專爲天子之私恩矣

按周官及禮記所載周家復除之法除其征役而已至漢則并賦稅除之豈漢之法優於周乎曰非也蓋賦稅出於田而周人之田則皆受之於官其在復除之例者如所謂貴者賢者能服公事者卽公卿大夫以及庶人在官之流皆受公田之祿以代耕未嘗予之田而使之躬耕者也所謂老者疾者則不能耕而不復給以田且仰常餼於官者也所謂新甿之遷徙者則是未及授以田者也此數邑之人旣元無田則何有於賦稅故只除其征役至漢則田在民間官不執授受之柄亦無復應受與不應受之法矣故在復除之例者並除其賦役也然漢以後則官戶之有蔭至單丁或老疾者除其役則有之亦不復聞有除稅之事矣

魏黃初元年之後始開太學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麤疎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

王褒門人爲本縣所役求褒爲屬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捉筆已四十年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見己整衣出迎之於門褒乃下道至土牛磬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泣而去令卽放遣諸生

唐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緦麻以上親內命婦一品以上親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職事勳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縣

男子國子太學四門學生俊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同籍者皆免課役凡主戶內有課口者爲課戶若老及廢疾篤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視九品以上官不課四夷降戶附以寬鄉給復十年奴婢縱爲良人給復三年沒外蕃人一年還者給復三年二年者給復四年三年給復五年又詔諸宗姓未有職任者不在徭役之限玄宗初立求治蠲徭役者給蠲符以流外及九品京官爲蠲使歲再遣之

白履忠名拜朝散大夫乞還吳競謂之曰子素貧不霑斗米匹帛雖得五品何益履忠曰往契丹入寇家取排門夫吾以讀書縣爲免今終身高臥寬徭役豈易得哉

唐制諸司捉錢戶皆給牒蠲免徭役詳見雜征榷門

宋眞宗皇帝乾興元年臣僚上言官勢戶及將校衙前占田避役之害見差役門

仁宗時初官八品已下死者子孫役同編戶詔侍蠲之凡民避役者或竄名浮圖籍號爲出家趙州至千餘人州以爲言遂詔出家者須落髮爲僧乃可免役

神宗熙寧二年頒募役法於天下詔崇奉聖祖及祖宗陵寢神御寺院宮觀免納役錢

諸旌表門閭有敕書及前代子孫於法有蔭者所出役錢依官戶法賜號處士非因技授者準此

按自熙寧助役之法既行凡品官形勢以至僧道單丁該免役之科者皆等第輸錢無所謂復除矣然數者之輸錢輕重不等其詳見戶役門茲更不備錄

中興以後差役之法品官限田有制死亡子孫減半蔭盡差役同編戶並詳見戶役門

文獻通考卷之十三

昌平坂學問所

日本政府圖書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